

河濱文選

卷六



10943

河濱文選卷六

朝坂李 楷叔則著 七世族孫

元春時齋選輯

及八寶朱克簡籀參 同里後學党 瑞符六叅校

男 建 標 訂 同里後學謝 澤雨蒼校刊

記

霧堂記

李子以霧名堂或疑焉曰霧之義何居對曰予家華山之下故讀書於霧谷今寓淮海思吾舊耳何以謂之霧曰昔在漢有張公超者止於山能為霧稱霧市焉子其學仙與

河濱文選

卷六

一

曰非也霧市超者成都人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有數百人五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之所謂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者也其父者侍中公霸少知孝讓有曾子之稱七歲通春秋後博覽五經和帝時舉孝廉為會稽太守擢用有業行者郡中爭勵志節化服越賊童謠之所謂棄我戟銷我矛盜賊盡眾皆休者也其為之子者曰尚書陵元嘉中梁冀帶劍入省陵敕虎賁奪冀劍劾奏冀百官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也由此觀之公超非學仙者也而予又

何學乎夫仙之能爲霧者固不止一公超矣以成都之人  
遠遊於秦中之嶽吾喜其風節高隱曾願學焉而未之能  
也公超之時詎非漢之中葉乎順帝非所謂賢君乎爲光  
武之裔立桓靈之先東漢尚氣節公超之不就召辟夫固  
有所風之矣當是時與之同徵者爲樊英英失人望不足  
論應順帝之徵者有揚厚焉見帝之所陳不過言三百五  
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以消伏災異幸而病歸以後教授  
門生三千餘人老逾八十私謚文父然其生平之所學不  
及公超遠甚以四徵不屈之法真比之益復相懸夫然後

河濱文選

卷六

二

知公超之遠也公超蓋君子之徒非僅僅隱者流矣我之  
不才學其避世而無林泉之福學其生徒百人而無橫經  
之望學其爲人子而上愧於父學其爲人父而子尚幼穉  
公超於山若終身我於水濱猶未免於思歸也且以我與  
公超同名而我實不逮乎萬一不得已思其居處思其遺  
風思其當年之霧市以仰止之心爲思成之事卽謂此斗  
大之堂雲霧時來冥冥漠漠之中可以見公超之駕焉斯  
亦可以慰志云爾疑者既去遂以爲記而與予遊者知其  
故多爲詩詩不勝載嗟乎後之登斯堂者其亦將有感焉

否乎

世德堂記

先司徒作世德堂

時在萬歷戊午堂六楹做泊村王氏之制木採渭筏石伐頻山鐵鍛瓦甃金碧

丹雘皆先真定公之命也蓋期而後考成焉余年十有五翟孺人初執婦禮之時也

余甲子舉於省

試人賀於斯司徒櫬歸自都哭於斯

時庚申以朝覲不祿辛酉迺來封公大慟

馮初封公教嚴三君子皆成名逮余猶然堂上之人重慶

或曰宅吉或曰善誨主人未敢言德也它日

丙寅

學夫詩至

下武之次章世德作求則心怵曰司徒言孝也高曾祖考

亦既世之矣溯厥德洪洞士師庭堅尚書有明徵焉夫豈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曰世祿世爵要於古人世官之制乎三代違矣唐宋任子

武勳襲職曷以覬乎而世不可以不習者文乎文必治經經

先易而我詩之禮之書之春秋之世經且靡一矣德乎哉

其以為不可不法者儒乎今之儒不仄注矣章甫縫掖乎

哉秦賤不如周貴亦既江河矣儒降而班於丐然元文有

類猶唐粹宋鑑明衡也理學有廉孟子劉靜修許魯齋猶

近代之薛河津王新建陳白沙胡康齋也其以文大家者

則盛大流行莫之殫究矣比於德末矣其辭云世世萬子

孫保有之而無不才哉德者人之所自得而不可以才培

者也。古人才子八凶，乃止於四。吾先世無失德，忍以不肖慮其苗裔。業半而德全，天地陰陽之判也。德桴而福鼓，理亦宜然。是故望報者人厭之，求福者鬼鄙之。人於孝順，勿之有悔焉耳矣。三子事余，晚幸及童孫，就外傳三世一堂。司徒尚已，我豈克不祧與。

鶴寵齋記

徐生晉侯爲讀書之室，其落成之日，有二十七鶴旋飛於其上。友人河澗子曰：是祥也，其必有自矣。夫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惡鳥人之厲，瑞鳥天之寵也。雉之鳴，鳳之鳴，尚書

河濱文選

卷六

四

志之鶴，豈無故而來哉？徐生之爲人也，孝於其親，親年日以老，親心日以豫，孝爲百行之本，天明地察之所基，卽不敦說詩書，吾必謂之學矣。而家塾旣作，與其昆弟率其子若猶子於其中，將以窮典墳之奧，蒐冊府之秘，遂顯揚之懷，是蓋有當於天也者。天因以兆示之耳。取譬而言之，在陰子和鶴之父子也。鳴臯聞天鶴之顯揚也，鶴之寵徐者，不其備與？且其所謂兆者，卽在成室之日。匪曰考槃將以淑，後又於此見子孫之爲世美也。雖然，人之自立於天下者，不敢盡恃於天也。零露瀼瀼，不能甦斷蓬之春，積書盈

架不能納曠學之腹入聖賢之林多自比於退飛之鷓問  
栖心之所或至同於繞樹之烏古之讀書者精無旁營業  
有專攻豈以占風氣而習揣摩弋富貴而潤田宅與經史  
之理古今之事治亂之機皆於是探討而綜覈之終身何  
以祓除其不潔齊家何以肅清而整壹今之士他日之卿  
大夫也將有事於天下何以有譽而無悔端居一室之始  
凝然其堅介然其特乃可以無愧於天命之初而天實有  
以福之吾願生徐生之家者如此不然者鶴將寵之何以  
克承乎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敦本堂記

山陽有拙吾陳先生其言曰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  
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其六世孫階六氏台孫  
不忘懿訓大書之以訓其後河濱楷嘗登其堂而問焉爲  
之名其堂曰敦本且告於階六曰齊家者大學之言也今  
乃益之以起家保家治家又目之以讀書循理勤儉和順  
此與聖賢之旨寧有異同哉古人統言之曰齊家齊則齊  
之耳然其言以起家爲先固開創者之所有事也有家矣  
乃思所以保之保之不可以不治之治之而後乃可以齊

豈聖賢之言尚有未備與陳先生以讀書如其上而首言之獨何與世固有不讀書而起家者矣讀書之事豈易哉詩書之書則尚書也今之所謂制者則四子之書也書之爲道皆聖賢之道而它書未敢以稱之者也自漢書以下書之名浸以廣讀書之事復以難其所謂讀書者豈佔畢之謂哉古人之所謂書者所以載理也其所謂讀書者將以明理也雖在帝王必有經筵孔子至聖不廢敏求卽在秦漢之際焚棄詩書以吏爲師而溺冠嫚罵之至輕視儒業必不能滅理而治天下是故讀書之深者必循理循理

河濱文選

卷六

六

者必勤必儉無敢怠皇而奢淫必利必順無敢恣睢而乖迂陳先生言之豈惟有家者爲宜哉不循理則縱欲敗檢不勤儉則皆窳奢淫不和順則凌兢決裂爲諸侯必不守其國爲天子必不能常有其天下陳先生之言洵大學之羽翼而士人之著蔡也階六氏紹述祖訓不必更圖其光大而唯此之求其受益也多矣嗚呼祖者人之天也教者福之源也敦本之道莫大於斯爲階六之後者尚其勉旃

眷西堂記

天下之能有孝恩者其道在乎恭祖是故祭法先河而後

海海固鉅於河而河先之孫固繁於祖而祖爲本予竊怪夫忘源者之多也孔子聖人也言及殷宋愾然有動乎其心漢高帝豐沛粉榆乃至過故鄉復父老召胡寬作新豐由此觀之一本之誼無聖愚無貴賤一也彼夫忘源者徂其近而忘其遠卽有譜牒可以知其氏族之所自出與夫國邑之名而止若其墟墓之所在里閭之所居等於音容之不及事者不可得而詳雖以雲仍不知其先是豈非其德之薄乎司馬遷作史記於世系乎必謹書之楊雄屈原立言先溯其鼻祖夫洪荒之畧千百其世大儒所懷皆報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其本予以是知忘源者德薄積厚者流光凡有志於孝者不可不勉夫閻子修齡之作眷西也其言曰齡之高祖西渠公嘗言其所居西寨邨在太原會城西而歷代又窳窳於西山也齡之考舉於太原然自業離以來其居淮城西隅者由考而上亦旣三世矣齡徙城西竹巷於西不敢忘微河濱子無以記吾堂者於是河濱子旣署其名嘉其孝思標舉其概不爲辭因以念予先世洪洞實爲臯陶之里距太原郡僅數百里又未嘗不怵惕而有故國之思也記

之

舫閣記

閣以舫名其始諸六一者乎主人曰不然吾未敢比肩廬陵也予調之曰淮水國生其中者習其俗知有舫而已矣夫水之產雖富而農者必以田舫以自渡不可以耕則嫌於遺世獨善者之所爲盍與予同岸乎主人不答比予至淮輒爲閣中飲觀諸公詠多艷誇之詞於萬國之中而有山陽於三城之中而有舫猶未得爲一葉也主人所與友不盡皆枯槁之士似未能遺世而獨善擊楫之事吾不願其姑一試之何不橫於野渡無人之境聽飄瓦之無心混

河濱文選

卷六

八

迹市廛如泛泛之鳧出沒於大海而不去其亦謂去父母之邦汗漫四方何地不波濤洶湧何時不驚心駭目苟可以棲息無患卽庶幾於一夜風吹蘆花淺水之趣故如是其考槃卽如其游泳云爾舫之中有石有卉有圖有書有琴有奕客至無虛日主人能不疲應各愜其懷而去主人不多飲而有醉中之妙予則當盃沉酣示人以狂主人不予怪也於是河濱子載筆以記之曰舫閣在淮陰市容之者多四方之士至人則甫及黃君初以才徵爲監軍道

今退居

懷昉亭記

嘯庵任孝廉青齡舉於鄉卽爲東南名勝之游會稽剡溪  
錢塘吳興諸山水予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皆入其眺覽  
已乃將歷震澤石城訪人於赭山玩鞭亭歸而讀天下之  
異書也遇不敏而問焉曰荃季先生榜某祠之池所須韋  
仲將耳而斗大書室幸有以命名將朝夕顧諟以玉於成  
焉不敏不敢辭名之曰懷昉且記之曰一生之業視諸其  
懷而已矣穆滿周遊極八駿之所徃黃竹白雲終歸天室  
太史公足跡半天下其著書亦在故國乃在先師尼父不

河濱文選

卷六

九

欲以懷居懷土教人後世之爲其弟子者將何懷焉吾聞  
之神交上古者人不必其親炙志騁遐荒者地不必其轄  
軒是追崇曩哲送禮天人思之所成若或見之異學所載  
不盡誑也乃在吾儒亦有之矣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者非  
舜也耶猶以堯舜同時在其耳目故易入其神明也孔子  
彈琴而見文王頎然默然夫絃之外意之中文王何從而  
來也猶以爲平昔之所聞故老之稱說非鬼神之幻想也  
文王夢天帝服玄纁以立於合狐之澤帝曰昌賜汝望蓋  
太公望亦同夢焉西伯與望兩人也素不識天帝何狀而

夢之所之若同在天帝之前此亦懷之最奇者矣以子之有志於學也於古人當有所懷而吾何足以知之六經之中其可以懷者何限史傳之所錄其爲學者之唫賞者恐不勝其懷也吾非子安知子之懷而又烏能以名之雖然吾嘗之新安矣君之先有彥昇公昉者守新安政尚清簡行春雲溪沿源尋山累旬不返百姓各其溪曰昉溪村曰昉村彥昇之詩之品於昭明文選又可槩見是不可以爲懷乎王之氏多懷三槐袁之氏多懷卧雪沈之氏多懷八詠以子之賢而遠宗梁之太守此理之正也或曰梅源山河濱文選

卷六

十

產楊梅入貢昉至官始罷不采彥昇故賢者也若夫任章告魏桓子語乃在老氏之前任宏較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皆可懷也嗟乎任氏之賢豈止此哉他日有懷嘯庵者矣

葺壁記

河濱子久客維揚陋室多雨二壁頽塌力貧而葺之其一壁與鄰共渠以屏右儂以蔽左以高而無副薄而不堅故危于積潦敗于崩卸比其治之庀金鳩工功鈞事集然交相誘幾于不治者數矣一壁則雨屋交簷合而溝其上霽

不旁達霖以腹飽蓋溼腐陰鬱之所侵角柱蠹蝕室隅不  
陽者久矣而居人不知也今者傾圮乃始剔其剝落理其  
根柢其爲庫洞之墻厚以強寢房之墻薄而附附不同體  
薄又不敵同災于雨已獨先摧且其上野木蔓蟠隙間透  
入藏蟻穴鼠殆非一狀嚮使屋白爲宇界止分疏卽雨如  
瀑布洩而不壅其爲年也當差磐石一等耳河濱子歎曰  
垣壁者鄰國之象也屋壁者國中之象也鄰不一姓各竣  
其防故邊防者已與鄰之所共利也弱者不懾強者不暴  
善則守望救助以睦以好否亦不相往來威若其地矣自

治其國者則不然度欲其宏以濶也是陰陽之所舒也法  
欲其廉以峭也是風雨之所蔽也辨欲其清以晰也是儲  
泄之所事也以壁譬之官府雖備餘地裕如不宏以濶則  
屋而比者樓而迷矣土扶爲墻數仞不踰不廉以峭而卧  
凌遲者分以崩矣庭廡分治不相淆亂不相別晰則始而  
容隱相藉者旣而支離相病矣是故國有亂象而幸不亡  
者敝廬而旱暘不得謂之曰堅壁國有治象而直多難者  
葺屋而淫雨不得謂之曰頽垣夫然則國之所以治者人  
材也屋之所以立者墻壁也君子小人不可以並用良莠

壞礫不可以同程予于治壁愾然感之天下之有大任者其徒一壁云乎哉其徒一壁云乎哉

### 立命堂記

淮陰嵇淑子氣岸雄偉文辭奧特蓋自成名以後尤堅意於學積書無算日坐卧於其中偶與當事談慷慨直抒其所懷無不側耳傾聽者無不謂其才具大過人它日者嵇子名其所居之堂曰立命或問之曰子倜儻者何以爲理學家言乎嵇子曰否吾鄉者公車時庶幾得一當而先人見夢切切然教之以不可其色嚴其詞厲吾是以詭示削

### 河濱文選

### 卷六

七

弱屢躓而不求達夫祖考之靈通於天命某自是有志於立命匪曰能之願學焉或人弗達以河濱李子與嵇子相友善又私於李子李子進或人而曉譬之曰夫公公者天也庸庸者人也命也者天人之交也今有人於此其父同其家同飲食衣服同其訓之者又同或賢或不肖非其親之有所私也其一人惟命之是從其一人雖有命弗卒也天之於人豈其異於此哉古之大儒深微其所存博大高明其所施無有能駕說於天命之上者故孟子垂訓以事天竟之於立命人之不知命者無責焉知命而不能立命

君子之道終未盡且夫天之所命何嘗諄諄然於人哉命之以理而已矣嚮於理者淑背於理者慝禍福亨屯雖有所不齊其在天之所不言者可以默喻而仰承之是故天之於人有明命有休命譬之於父有治命無亂命譬之於君有簡命有顧命無朝更夕改之命立命者自爲天者也有能自爲天者帝王師相之所同也孟子私淑於仲尼道統之所在夫豈止於戒巖墻謝桎梏蓋於天下之大勢洞然知其所屆或治或亂或出或處將以立天下之命而不能自立其命烏乎可者夫嵇子之願學其亦可知已或曰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天之所忌者才也人之所嫉者文也天與之以才寵嘉之以文章此其爲立命與李子曰才與文蓋亦有辨才人而不文者恒不能恬靜而有所爭苟其以文自居者必其歛才於內守者也昔者列子有力命之篇列子與孟子懸矣其言命也非吾之所謂命也夫嵇子者文人也不欲以才自著立命之旨蓋在好學矣嵇子聞之以李子爲知言請書之以記其堂

筌齋記

于玄徽請易好我山房之名予訊山房何所有曰多竹河

濱子曰今夫竹有文有武文其爲管城子者也武其爲箭者也天下之詆毀儒者率以不能兼武先師尼父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吾於箭筈有深感焉然文章之家實似於此材欲其堅也用欲其直也力欲其勁也發欲其遠也輕重欲其鈞也決拾命中欲其審也內體外體欲其鈞於禮樂也是故君子觀於矢得修文之道矣今夫矢其利可以貫革其巧可以穿楊其猛可以飲羽其細可以中蝨不盡一鏃一羽之能也矢雖令微弓不舉弓雖良非筈不接筈也者納弦而資其力發手而奏其功者也是故鏃銳徃羽

河濱文選

卷六

古

飛揚固矢之同德審友也筈獨處其本而中虛故能以矢之才合于弓之才而致用焉微筈則矢自矢耳弓欲成其事不可得是故士與世交亦有筈焉吾之用可以達之于天下不有薦者誰爲用不有用者誰爲功吾之筈不具吾未見其能前也禮曰獲乎上有道不信於朋友弗獲於上矣朋友也者其筈乎當今之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人此則朋友之罪也夫所謂朋友者豈樹黨相引之謂哉上而宰輔下而有司皆可以薦士者皆朋友之屬也君一而已君之下非朋友而何世衰道微雖有賢者無人爲其所

用此何異於良矢良弓不相爲用者哉吾于公徽知其才之必爲世用也有望於用之者耳夫居是齋也省己之學問當必有用我者矣用我者亦好我者也于公徽曰善於其教我

丘氏世祠記

嘉禾丘氏祠者祠長汀公與叅知先生者也長汀公以辛卯鄉進士受知於李九我郝楚望兩名家爲蘭谿廣文擢福建之長汀縣有惠政旋以解組歸叅知先生以庚戌進士歷商丘令儀曹郎湖廣驛傳道晉叅政以川北命不赴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歸祠之建也叅知以祀長汀他日者卽合祀叅知於其中父子同堂故稱世祠云嗚呼廟祠之禮自天子至於大夫士各有差等不可僭踰夫人之孝事其先者孰不願其仰事榘備列劬籟乎禮有所不得爲情有所不得申則壹鬱傍徨無可以自將卽孝子慈孫欲求之於音容而音容杳然欲求之於壇壝而壇壝莫據是以親親之道藉貴貴而乃可以有永祠之於人顧不大與丘氏之先固雲間之隱君子也遷於禾遂以縉紳著此大夫之得以立廟者也聞之祖有德宗有功廟之得特立者自我作祖我之子孫

將於焉稱德纂功不表以示之何所稟承乎夫長汀之德  
德於家長汀之功效於國者也以筆耕供菽水以稱家恭  
窳交以出入之告事木主以手足之誼推猶子以廉介持  
躬以久要施友以博綜古今爲教以盡心知性爲學其德  
炳矣以陽城之政拙字乎甿以宓子之師友禮乎士以力  
排八邑之代輸徵其果以不媚上官之願指堅其節以拂  
袖師清節以貞惠比文子其功屹矣若夫叅知之德敷四  
方功在朝宁尤可得而詳焉其爲令也河伯爲之退舍格  
鬼神也王庄卒以寢謀識國體也出狴犴之冤羸肉白骨

河濱文選

卷六

六

也法豪猾與妖流明憲典也拔童秀以成國士之無雙奏  
考績而稱治行之第一其爲儀部也抑院醫之營競除貢  
獲之積逋囊 熹宗 郊祀之禮取秦人才俊之士請旌

外母之節不汙魏椽之黨其爲楚郵也舟車四應髯爲之  
枯學憲代庖文風丕振其爲叅藩也刪額外之徵甦民間  
之命蓋漕之所省者一十七萬有奇此豈一善一節之長  
乎實王人之楨幹後哲之河圖也予小子楷出叅知存曾  
先生之門每過先生之里無能表其萬一今以祠祀得托  
乎不朽爲之操觚不勝愉快然竊有感焉陵谷變遷廟社

歛歛雖以至尊觀德之地幾埒於若敖之餒夫在神明之  
胄其麗不億猶不能保其禘嘗祖禴而士大夫之家松楸  
無恙父書猶存有不肅乎其悲悚乎其愚者不可以言追  
遠之義夫然則嗣長汀叅知之後者宜知所以世守矣在  
天之靈其亦得以憑藉矣

樂志堂記

河濱子過眉生之堂而問焉曰何居其爲樂志也曰家大  
人之所名也非仲長統之所稱也河濱子未究其旨會有  
四方之詞人聚飲於此堂眉生酬酢歡洽賦不醉無歸之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詩獨予未卜夜越數日復過之觀其所藏之書與之靜對  
蕭然自遠眉生之志可知矣河濱子私語人曰士固有志  
豈其然乎谿子之勁可張可施檠而正之不關射也大阿  
之利可匣可舞砥而淬之不關戰也然用我者人也有工  
有拙遭逢者時也或竒或偶使其與甘繩白猿相助爲理  
藝以器資技與道通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決捨者無力  
則石可飲羽者魯縞不穿操刀者無術則劓之新發者挫  
刃傷手是故才人桀致達士英猷身際明時何難竹鼎苟  
雁遯野遂肆煙煖可以委順無心蹇亨齊視斯其窮居不

損大行不加之槩也然亦猶夫良弓寶劍之爲器矣若夫志神明之用而學問之能也德之本而業之基也是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也專精於道則純氣之守結撰於事則承蜩之妙也極其量爲聖賢仙佛之大用其緒爲功名福壽之報彼夫無志者一念之頃變滅浮雲終身之品遷流蒼素吾不得而知之矣志程鄭者師計然志蘇張者學鬼谷志珠鈴則嗜殺志靈樞則好生蓋志一而已不及其他或求之而得或求之而不得行焉渙若春水抱之堅如寒鐵是故儒者之志異於恆流不良田而富不廣宅而安不溝池竹木而幽不美酒羔豚而燕是則君子之所以自攻而不因世之隆污以有渝者也其標不外於經史其本不出於人倫吾樂吾志可以世守之於無窮比觀范子之堂以書爲藏其志可知其父之所謂樂志者亦可知也於是子言告眉生眉生曰先子實拜其賜矣遂書以爲記

雍書初本自記

夫古人之傳於今者豈不誠難矣哉予不從事於雍書不知其立言之苦也予何人也嘗讀掣肘使書事與前賢之

慮史既者而悲之占於焦氏之易林得推車上山力不能  
任之繇蓋予弱冠時妄意立名於天下竊自謂立言誠不  
任蒼萃往牒附以今書一史之抄胥耳龜筮其欺我哉容  
江南之日讀柳子厚之晉問欲爲秦問以聞見未曠姑且  
止然虛心諮於衆或卽以相諗中宵憤耻甚予何人也天  
下之典故必不克舉柰何於其鄉土亦弗悉已亥徂暑歸  
於沙苑之里檢舊篋則多爲散佚非鼠非蠹吾家書已不  
可具訊已畧知全陝之文獻皆如此於邑屏營益歎傳古  
人者與古人同其集蓼不知其難而土苴視之則大可駭  
河濱文選

卷六

九

其不祥也已庚子徂暑以清軍彭公鴻叟氏司理劉公竹  
堂氏之聘與於秦志畧

華州諸賢與會城文學俱爲藁本

愴然罔措簡攷

王光生 宏庭 郡志省志殊難爲補他日見於方伯孟津公

陳公朝先生諱燝

雅相禮重茶臺毘陵公

許青嶼先生諱之漸

如馬光祿本

庚爲雍書其難也不可具述今又易矣難哉此時之所詳  
者固在於所見所聞其所傳聞者論已久定無庸袞鉞矣  
乎予請質言夫所見秦以義著聲寇以內訌蔓於四方決  
裂神臯僭毒天空而秦遂污大不義攷昔悖拜劉東陽之  
叛旋卽撲滅自成何斯誰實養禍以邊塞世將之忠勇挾

弓耕戰之材官子弟詎不克剪此兩葉至用斧柯至於今  
秦中父老猶憾其四遣出援空我師旅率以亡桑梓而搖  
鍾虞此以知招降勦逆覆轍之鑒矣盜之初起狗鼠諱之  
諱盜誨盜益以生盜不得已而加賦勸捐以募烏合漸至  
於百姓愁嘆寧逢綠林宐其城野俱盡不可救此以知民  
爲根本之元氣兵如治標之針砭輕重之大較不可不審  
矣請追言其所聞秦之邊當天下九之三秦之腹皆天下  
之上游承平旣久烽埃羽檄之警視漢唐爲渺入王關以  
貢責者時見於內地元戎幾於臥鼓裨帥戒其生事按部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之使戢墨吏之侵牟獎廉挾卓而已或乃謂怠違玩愒已  
胎於此此以知太平無事之非福憂深慮遠之非迂也予

無三長而幸聞一百二十年之事

自馬光祿嘉靖壬寅本  
合於王冢宰兄弟萬歷

本外啓禎缺遺卒未肯舉  
兵火以來又殘不易收

又有嘆焉伍之參之錯之綜之

文家之能事皆然惟積薪居上之說出不厯以踵事增華  
爲工必掩前人而訾其所未工古人受擊無完膚若夫志  
之爲書也以藝文附見於各條展卷矚然必離而異之稽  
其所載如嚴冬之寒樹迨其末矣眸子已勸矧穆天子傳  
尚蒙芟蕪哲人血性之贖代捫其舌又何悲焉夫方物之

貽可以饋遠升菴之爲蜀藝文也程篁墩之於新安也潘  
水壑之於淮安也孤行亦永益吳興近本吳興藝文補  
皆數十冊不

儉於收羅雍書獨厄天乎天乎憶在借書時郡學所度者

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廿一  
史王海黃氏日抄等書尚多整屋駱合所致者合諱鍾麟  
浙江人書

最精陰晉王氏玉質宏嘉山史  
宏撰皆有藏書會城韓氏一水先  
生文鏡呂氏于菴  
大猷

械林張氏白石世錫池陽溫氏恭毅公之  
子與亨之所蓄者多古文他

如所撰皆其家之賢子孫始肯出諸公不可謂之不難矣

雍書本末後賢其或啓焉

### 西安府文廟記

代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粵稽古雍州神聖誕育文教丕興自伏羲而下幾萬年我

清統壹寰瀛嘉惠道緒將自今而後幾萬年惟茲西安

古京兆爲八郡三陲一州之會城建有先師孔子文廟歷

代尊崇禮器樂懸秩秩皇皇春秋之祀惟虔某自中州來

撫茲邦肅入宮墻瞻拜樹下古栢虬姿靄陛玉彩爲殿爲

廡爲亭爲堂石經攸萃遺文炳蔚予諮於學士大夫何以

維新僉曰癸甲之交城旣破甍廟亦芟草僞逆汚之先師

九天之鑒弗歆其牢禮嗣人民狼狽衿佩流離雖幸鼎初

底定財用匱拙撫茲者不忍以土木役衆迨三韓張大中

丞乃倡捐輸而爲之予昔在豫蓋嘗有事於文廟矣其會城災於河泥淤數仞官民之宇不可踪迹矧諸廟祀今見西安廟學而深爲雍州幸也猶記與張公元公奉詔入都門談及繕修文廟事公之銳意經營也其於雍人首善陶淑卓識在紀綱法度之上矣學士大夫至於今不能忘甚矣雍州之果於向化也亦朝廷枯骨之厚澤也工成於順治某年然未有記雍人士論於予求載筆以紀其功並告將來乃作記曰西安亦名安西周之豐鎬在焉周兼四代庠序學校之事備嚴師重道故有天下者之大典周公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以元聖親臣羽翼道統制作經緯詩書所載猶與休哉是故尼山入夢不敢及文考寧王而止及於周公公乃周初之孔子子乃春秋之周公蓋前代以周孔並祀於文廟其祀孔子獨也猶同祀也其有文廟獨也猶與有武廟同也雍州郡縣視西安爲斗樞廟新則學興學興則道明道明則心正心正則才成才成則俗美上有裨於國家下有益於風俗元公之舉與予殆有同心焉中州爲周公營洛之區衛宋陳蔡孔子之車之所經也故雍州師周公廟孔子不必孔子之入秦也當其時從孔子遊者七十子中有數

人焉孔子之杏壇周公之辟雍卽謂俱在關中可也漢唐  
大儒不勝更僕中州有二程郟縣有子厚周孔之道雍豫  
同然獨是明代理學關中爲盛予於書院因懷關學之授  
受仰溯西河予夏之址實在郟陽朱紫陽客雲臺胡安定  
治延安皆孔子之徒而行周公之道者也或謂秦土厚水  
深有郟豳岐固先王之遺封也公孫鞅用以富強文教幾  
掩故有虎狼之訾然小戎駟鐵蒺藜白露不相予盾其使  
士賤之秦易而爲士貴之周由元公之意以興 昭代之  
化文廟一役有造于雍者且數萬年矣公之屬員同事者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例得備書計日若干計費金若干兩錢若干緡不具瑣瑣

潼關衛鼎創儒學學門記

古昔教民之法始著於司徒契不自契始也教止於教士  
則已隘而官止於司成則太拘學止於泮水則逸黔首而  
棄之野道止於子衿則廢百爾而擯之荒矣天下皆學之  
地也天下皆學之人也禮樂刑政皆學之事文武士卒皆  
學之術也潼津故有關關以西關之中辟於門戶之扃固  
其於教鐸之司取士之數視於大郡蓋衛與州縣異亦與  
邊衛藩衛不同三陲乘障之方田畷旣脫風雅兜離卽价

藩之有名宗者王子侯不爲加意則落落無雄飛之氣惟  
關衛借河山於雍豫之交而萬夫侯千夫長百夫長之班  
則上係於燕趙爲天子之鎮衛投戈講藝以來秀雅日懋  
乘而起者大卿八座甲第相望故入關而西者其重秦之  
士大夫者自關門始予攷設衛以來武備修飭後雖立學  
尚介淹滯都元敬志所載設立兵備道臣時以進士爲尚  
書止一人此後則大宗伯大司馬學士文部理卿給諫之  
倫鵠起於熙隆之世子繹思之益以重臣蒞士文教蔚興  
視他衛之僅有學校者天淵懸絕而又多大儒以董之以

河濱文選

卷六

孟

予所聞聶雙江先生歷官台鼎而表表然以理學爲天下  
之所宗故知學校師儒藉道臣以至盟斯文也入 清石  
文關學不廢憲臣之繼雙江者則有若睢陽之湯公斌深  
陽之狄公敬躬行允迪清標型俗葺文廟而新之並繕明  
倫之堂學門未作蕪陋猶嘆狄公捐俸構材木駟斃皆選  
其新士氣亨昌秋闈雙報益功合森嚴之日紳衿畏法幾  
幾束濕公以寬簡培植所全實多學博直隸進士李君枝  
長勸訓菁莪品地肅正皆一時之良諸文學城野散處至  
於土丁祀事飲射大禮悉賴以不墜故知周詩應門臯門

之後學宮禮門所裨於士者不可以譬喻筭數計工肇於  
某月某日訖於某月某日捐助落成則有西安撫民同知  
今陞饒州知府麻公典功施軍民允稱柱礎掌印守備楊  
君爾宗今衛都司陸君鴻漸鄉紳則有監紀推官孫君必  
賜進士知縣楊君端本舉人李君率祖李君震龍趙君捷  
元王君駒莫不品重公卿義高月旦土木之費工匠之餼  
共若干金葢溧陽之大業不止於一門今述其事而記之  
系以銘 銘曰巖關據險自古伊今遷函而潼憑要阻深  
秦尾豫頭冀都之襟用武則疆多士駸駸大而鼓鐘細而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笙琴乃設衛所師儒是尋迨其昌矣道憲森森戢魃伸秀  
青青子衿嗟哉萑苻久乃成擒城中瓦礫學舍不任走馬  
其陽蔓草其陰朝廷新命惠我好音魯之闕宮茲亦泮林  
育才育聖人類不禽誰作其宮誰門而臨一湯一狄如玉  
如金後賢儀式比於良箴

孟子刻石記

孟夫子之書作於春秋戰國傳於天下施及後世歷千百  
年而乃列於學宮其道雖大著未刻於石漢之洛陽唐之  
關中宋之杭州皆有石經或謂之十三經獨缺孟子 今

朝乃壽於長安之泮林其時則 康熙皇帝之二年其舉  
之者則巡撫陝西大司馬都御史曲沃膠侯賈公之劾作  
也先是攷據古本者皆以石經爲定數百年之士子但謂  
易詩書春秋禮記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爲九經一二博  
洽之儒乃知石經之本目易詩書各一春秋二禮三孝經  
論語各一爾雅一求學庸者於禮記求孟子而不得實爲  
千古缺典芟芟者疑之志於補刻者亦難其事多中止  
我大中丞毅然任之以爲 聖朝右文崇道尊經法古莫  
善於鐫勒鄒嶧之書命有司遴選能士鈎摹石經之字而

河濱文選

卷六

六

集之陝右之人咸相慶幸曰此聖賢之功臣石經之大業  
中丞之特舉 清代之盛事也河濱之草莽蟻蝨臣亦曰  
都哉天下之事心有同然古人於孟子思補石經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也蔡邕操管鄭覃監刻之時非不知孟子之  
宜立也時故有待道不虛行惟 清代備千古之美惟中  
丞具表章之力幸甚碑洞輝五緯而炳八極矣石選於山  
匠徵其巧文取其正式從乎舊中丞大司馬固竭心力而  
監司諸公或爲聖裔或爲名宿皆合德共事以惠天下後  
世石成以進於聖聖天子當亦下 詔褒嘉焉秦何幸而

有此使東南文學之地皆快觀一代之盛或重刻於吳山之顛亦天下之幸也至於文學習生文煜以及許生肇業經營臨摹良工心苦後之觀者將與定武蘭亭同功謹詳書之以爲記

### 正學書院記

聖人之道所以大行於天下者微太儒其何賴焉人有恒言帝王師相詮者以相爲周公以師爲孔子儒之統尊大且久彼哉流爲九家爲百甚且敢鼎足而爲三不思周孔並祀者幾何代我聖周孔彼且各聖其師而聖相角賢相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戰不學無術之弟子又從而閔之天下之人瞽文章聾鐘鼓疲廕於周行於是大儒身旌纛心甲冑臯比以爲握奇學校以爲營壘而別立書院以爲講武之場豈得已哉予嘗論廟祀先聖學穀人士書院以講以習正心端行是皆大典不可缺廢會城故有書院相傳爲正學者元魯齋先生之遺有明馮恭定別作書院於城中之坤陬作築始末舊有記清興之初文教大興儒訓申明有按察使聞喜翟公倡爲義舉蠲金五十以葺之未異今大司馬曲沃賈公撫我西土嘉意聖學淑澤方夏乃移火藥於別所還書

院焉夫恭定故大儒也嘗爲關學編自仲尼之徒秦子以下迄於明韓恭簡呂文簡若而人大儒文西極關學裨皇哉唐哉其言孔彰今之君子聞而興起者卽無書院聖學不憂其隕墜然以書院求之八郡三陲或存或亡而會省樞要之地爲尤亟幸尚書公力持正道以爲除器振武大事也權借藥局爲慮故遠化民正俗文治也還其書院爲澤倍深且也周公之道孔子之道無有歧途由斯以往修其本以勝彼之所爲聖人者人心不邪慝我風我化於國家尚亦有補尚書之功大矣扣聞之宋時諸賢郿伯橫渠

河濱文選

卷六

天

藍田四呂皆雍產也若二程之過化於鄠安定之爲兆於延旣已祀入正學矣邵子曾至於商州紫陽實管於雲臺宗劍有待似應補舉若王學憲與尚書公鑄孟子於石經之中其於周公孔子之道畱心甚盛下邵子朱子之議於庠序必有能詳之者大儒之羽翼益張書院之儀益備雖謂恭定薪火之絕續得尚書而有知己之感可也是役也某官某某紳某某士某某感與其力涓埃共之例得書

陝西名臣祠記

代

秦人敦崇祀典砥厲教化有書院以祀正學又有名臣祠

以祀古來大勲奇節文章卓行之人予謁文廟時坐各宦祠已而至敬一亭觀唐人石經亭右得所爲名臣祠者竊以爲複宦與臣何異於是進諸生而問之僉曰名臣秦之特舉也所祀有官於秦者有生於秦者其祀以次丁牲帛用享典最嚴蓋各宦鄉獻不得輒與有志於效法者以爲式而未逮者以爲表反是者以爲愧也又問僉曰自漢蘇子卿司馬長卿以下及於有明諸公凡若干人而止竊又以爲未安漢以前周召非名臣乎卽爰劉開叔之初攀龍附鳳名臣亦甚多矣昉於典屬國作祠者得無缺遺乎他

河濱文選

卷六

三九

日者士大夫有求予記者予乃綜其意以告之曰古之名臣皆其名稱不朽者也昔在穆氏三立之說或德或言或功學有所獨至性有所天成時有所疇重品有所尚諸其名其實與鬼神同其悠久故生也有光於茲土歿也昌佑於後人卽不爲之俎豆蘋蘩駿奔虔事在天日星行地江河名臣者亦上帝之所班爵神部之所虛席者也予生於晉服撫乎豫方名臣鄉獻選者各有其人今幸於秦中見名臣祠誠大快事予何能揚扞芳徽雷同勦說惟是祀者國之大事凡先賢先臣禮部上其事於朝廷再三駁議必

得俞音而後可其以輿論僉同而祀之者攷於史乘定其  
生平必無閒言而後可此所祠祀上下數千年寥寥僅數  
十人而止亦可見其公且慎矣祀者所以名昔之名臣也  
亦所以勸今之名臣而風後世之名臣也夫臣子之認與  
事親同不以孝謹而沽名不以忠節而博譽名臣以實不  
以名名也者天下之所與非伊人之所弋也當年之君子  
孝皇周浹懇至剴切之精神義激於中感及羝雁節成於  
久視彼松筠局雖變而心貞事大奇而難效信非常之絕  
軌宏冠冕於群倫卽蠶室之厄助龍門之華與夫猗相董  
狐之流材判星泥不但矜博搜異徒資捆載忠憤憂鬱真  
有出入風霆化成品彙之浩氣予謂二公居名臣之首允  
其宏矣歷代諸賢固不皇一一品藻秦中士大夫自有核  
其行實系以銘讚者凡爲人臣者於斯仰止焉足矣嗚呼  
周召聖臣也四傑之屬功臣智臣也必詳求於名臣諸公  
之外則學使者二三子之事夫我則不暇於是士紳咸趨  
予言遂書以爲記

碑林雅集記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仲冬之初四方諸賢集於府學石經

之林

俗名碑林以從今也溯昔唐之太學孝經八分書稱石經墓沿於今日日有所增亦名碑洞

稱雅

集焉時則巖雪未作塔樹蕭疎夕日猶溫寒石流韻車馬

雜沓行厨稍具賓主秩秩長少雍雍席布青氈瓊行宿醞

其皤然頽顏年七十者中州馬叟也布菴之馳杞獻足徵崧高

如再宋之魏野古則盧仝風采炯然雄談不倦其瀟洒欲

仙癯以清和而婉微鬚而年五十者瀾越李笠翁也漁一字笠

翁明聖飛峯東南美箭著誤海溢知交雲合譎諫存忠英

華秀世此二賓者騎從前驅人爭倒屣片言落紙無不珍

藏何翩翩之感會也其自北而至者陽陵之吳亮公用光歸自平陽

河濱文選 卷六

守年五十骨相烟霞丰標冰雪王恭雀筆季札雲仍若裴晉裔憲度

玉山四照令公重生孝意淵淵謙德藹藹若郭堯都神解

南華汪度千頃灼灼玉樹奕奕金繩焦穫之房與公廷禎多鬚而修

幹盤磨八角珠走照乘克揚父德不輕者舊言辭韶令時

或侷切若杜蒼舒恒燦豐姿戟髯玲瓏其品追琢其章周遊合問妙

應通才風纂征南學企子美若王金鉉九鼎修軀美風儀秀整端凝

溫克齊敬匡詩解頤王易繫表相對俄頃令人意遠鼎州

之宗侶璜身體曲臺心行古處抑抑德隅冲兮若谷少文

風韻久而彌善其自東而至者仙掌之王山史宏撰博綜檢束

修詞靜好嗣宗至慎李布爲諾不詭不隨中方外惠驪山

之周澹園燦太史登高作賦擲地聲金孝友於家冲虛持今移北部

已貴而不驕範我馳驅其自西而來者咸京之劉介菴元

戶部陸海玉芝天路龍鸞簡易交情剛制於酒相對仁靜勳太史

使人意消此十哲者一時氣誼千古骨懷皆能班荆以締

交編帶以申贈者也獨予叨竊頽齡年週卦數添居末座

釀倒罰觥結跌據地真爭席之野老刻燭鬚髯異石鼎之

彌明當是時謹生傾蓋刻盡卮辭象既同人有如松栢可

不謂之盛與嗟嗟岐陽石鼓移載他方嶧山碑版亦生苔

河濱文選

卷六

蘇卽以石經爲論洛陽故馬叟之鄉也武林亦李笠翁之

里也陝楊特立聞於八極今又有孟子之補出於尚書將

同功於賈逵匪繼聲於蔡邕山右撫陝中丞慨自璧水芹公膠侯賈所刻

荒古學湮廢經文殘缺傳義淆譌準則攷據之書束置高

閣雖錦帙牙籤埒於瑤器竒文疑義孰與剖析予與諸君

生於千百年之後偶至於茲奪席橫經想前葉之風流未

墜環橋扶杖期此方之父老頰來視彼涉水登山必俟濟

勝之具狂吟罵坐不齒大雅之徒不旣超超絕塵矣乎後

之君子或以爲慕或以爲譏皆無慮焉

栢園者運城張太公之園也太公仕爲令尹其家君渭南公世濟其美年又八十矣稱太公者志喜也作園於城中之水巷隣文昌祠之右借其古樹之豐樾小築數楹判爲兩區與棋友樂隱其中蒔花種木之時則擇嘉樹審向背疏土性勸溉灌主之以栢若有孤嗜不屑屑取柴桑之松菊與午橋之綠野匪無竒株怪卉也性取其適也內丘歸卽敷門却掃春秋日邁屏除世紛順治五年西渡止於華岳歸而墅於城之外栢園亦罕至至亦不集客共酌集乃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自今始優河濱也河濱微爾與之飲亦偶爾曷言乎其優也河濱少於公十四歲一水盈盈相距二百餘里隔越蒲解無由握歡故一見而喜之以爲疎狂達節心致無僞數相過談今曩之殊質言其生平乃至莫齡起居之宜飲食之細欸欸乎其恨相見晚也旣折簡治具促令渭南公父子來會時有文學詩人張某者茶陵方歸與其子俱在几席人皆曰太公之集飲也老而能恭逸不廢禮禮以帥厚恭以卻傲夫是以謂之優也其優如何河濱子將至園太公階迎門之堂之臺之榭之太公登降有儀指顧孤山蛾

蒼之景物與舜陵闕龍逢墓宋之問柳子厚之故址蓋自  
文獻凋謝之後無足以語此者欣欣然獨語諸河濱其以  
河濱爲客與其客之可與言與卽河濱亦深感而心藏之  
也初河濱之燕趙道晉未與士大夫交惟河中閣學韓夫  
子獨心重之栢園繼之是之謂秦晉之盟

賈開府護國雨記

今上之四年春王正月陝西不雨至於二月不雨大司馬  
山右賈公有憂之下令府州縣戒殺停刑止訟獄緩催科  
司道府廳皆檄以飭之又遣使張冲斗等率善者致告觀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音山山距會城百二十里有竒爲長安之坤隅與鄠隣自  
子房山而上林菁茂密澗峯幽閉兇獸交叅人踪罕至父  
老相傳觀音大士神水靈異禱者必應又有九池實維龍  
巢於是大司馬賈公以靡神不宗之義徧求山川禮也官  
者清信有如捐糜奮毅以行不辱厥命旣得請於神浮杯  
於池不汲不挹杯乃漸歆水如其中莫不儼然於是將水  
以歸十步一拜罔敢怠倦遠近士庶老幼但聞撫軍之誠  
焚香於途投刺祇遘感而垂泪者數千人比至西郊之崇  
仁寺偵者馳聞公乃與諸司道太守郡司馬諸郡節推咸

長二令騎而迎之操於水次有感悽惻盡捐騶從步隨水  
後蓋自西郊至頓水之庵十餘里官民軍校市井僧俗觀  
之痛淚者數萬人時二月之二十八日也已乃遷於護國  
寺聽雞鳴則至寺作禮方岳以下咸先候之有輿不駕有  
殺不御佩紳束帶宛若祇桓公又內出珍供徧索水陸香  
爇千頭燭煥龍采一切穢業槩與澄清是以兩見微雨晷  
示響答公不以之遽止也屢懇法皇親製表疏懺悔自責  
秘不可聞要皆爲民請命之旨日加虔敬務覲霑足三月  
甲澣之一日陰雲大集甘澍有來爲晝夜者再爲時者二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十四垣無乾封之土陌有流水之波初或寸計其霖霖繼  
將尺比其滂沱人以公之壇於護國也稱護國雨焉楷不  
敏行經原隰見塵壒滂起麥豆焦灼農無愉色容積滯貨  
嗟噫之聲如雷啞啞既入會城之護國寺而後知雨之功  
德無量也以爲大士與以爲龍與此故不可思議予聞甞  
典龍雨驟天雨普龍雨恕天雨喜如今之所謂護國雨者  
殆天也非龍也予將問之全秦而益知公之雨我也且夫  
今日之旱非湯之旱而傳說爲霖之旱也疇昔之水非堯  
之水而大雨溝洫之水也恭惟我 清朝雨暘時若今天

子德媿堯湯西河流沙之中豐稔書年維魚兆夢公卽不  
欲以喜雨名亭歸之於 聖人則護國之雨真我 國家  
膏澤之所流而雍州厥田上上者之所賴也謹就所見所  
聞紀之於石

陳檢討洗泉雨記

客有述雨之嘉名者曰洗兵河濱老民曰今可稱以洗泉  
矣客曰何爲其然也泉所以洗人之郵罰也又問有長焉  
實能洗之客乃愕然諾異猶心誹其無稽也老民曰古者  
士師實兼兵刑刑專稱泉蓋自周助予周鄙之人也請言

河濱文選

卷六

三六

周泉尚書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甫刑皇帝清問於下  
民蘇公呂公二者子其選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夫刑豈聖人所得已哉康誥肫惻戴記  
周禮委悉詳盡噬嗑卦爻文用父子又極其教誡泉之爲  
泉夫豈其爲快心之具何所求而不得至以贖緩佐國用  
則法之變也非訓也由是言之蘇公呂公之世居可知矣  
洗泉也者刑不苛罰不濫民命民財由是繁息其庸勝於  
洗兵多矣客曰若是則惑益甚周穆荒矣去成康之世未  
遠也贖亦行古之道也使民不死而贖以壽不加賦於百

姓不蒿目於司徒甲兵以彊白狼以歸斯則策之良也慎  
罰將無罰歟予以洗臬比於洗兵周之世不聞有洗臬之  
名也老民曰慈莫慈於五兵戡其亂衛其治禦其侮守其  
生惟刑亦然重其典者峻其坊也詳其讞者亟其出也洗  
者蕩滌之謂也夫決癰者針有污剿寇者刃有血統天下  
之大勢計之於司馬則成功之日爲洗甲刑有五刑措之  
日爲洗寃其義一也天有弧矢羽林之象亦有貫索七公  
之星箕津閣道之間嘆章倬矣天蓋欲其洗之也予所云  
周之臬呂刑不可攷其贖者之幾倬其苟免幾怨其爰書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然民之不夭折於五刑者蓋已多矣狴犴桎梏之中穢屍  
不祥之氣蓋已蠲矣洗之於不犯有司之初者文王也洗  
之於國用置詘之後者穆王也何洗之足疑容曰今之稱  
兩者何老民曰瀛洲學士念叅陳太史奉天子命爲大觀  
察於凡欽案憲牘疑獄株連無不以雷電之章爲草木之  
解乙巳春旱與太保三韓自司馬尚書曲沃賈中丞之步  
禱有應適 皇上以星變地震詔赦天下當是時想望治  
平者已見治平觀察公尤心喜 帝之好生今且囹圄空  
虛也竊考於古人有寃六月飛霜臣明允亢燠得雨觀察

公搗謙讓善以爲此太保之五嶽雨也中丞之護國雨也  
兩公師錫 帝曰此今 天子之洗獄雨也洗獄者洗臬  
也客以予言爲辯遂書以諭於太史

潼關紫雨記

今上將肆赦天下故鬼神豫以譴告傳天心之仁愛冀方  
燕代中州兩河大旱而陝右亦有雨暘之愆蓋自去冬雪  
不足沆於仲春不蒙雨澤民愁吏嘆無地不求潼關之路  
禱雩紛然關使者爲壇於城中誠信而精禋先微雨者二  
大雨者一部下九州縣或雨或再雨時憂赤野歛改青疇

河濱文選

卷六

三八

麻麥芄芄桑雋和鳴客有至長安者論於河濱之老曰天  
之恩威其可測而知矣卯辰之交秦恒雨關城之橋梁爲  
水所衝擊神祠民舍圯塌幾半人咸咨嗟詛龍伯而詈馮  
夷今方有密雲不雨之兆又輒力驅旱魃仇視熒惑矣夫  
人之於雨暘亦過矣竊以爲天猶人也人猶天也體和暢  
則無燥濕濕則達和燥亦求潤人未有故捨清平而入疾  
沴者也天未有故示災咎而屏吉善者也大雨之後必有  
亢暘大旱之後必有淫霖此循環貞勝之理也故曰可測  
也按太平廣記陽官陰官之說上天扶暘而抑陰天道遠

人道邇蓋以陽官爲貴矣昔之歲苦雨關使者祈晴而晴  
今之歲將旱使者又祈雨而雨此至誠感格之理也亦可  
測也河濱之老曰唯唯否否凡雨凡暘地之職十七天之  
職十三語不云乎陰陽和而後雨地陰之氣上和於天陽  
是故山雲峻以轟轟水雲活而鱗鱗苟不爲歛蒸之火德  
將必自地達天矣辟之民隱然下不結畜鬱抑之極罔敢  
求通於上惟下通之上應之故知雨者地氣也言上天而  
不言地是臣民卸其勞而悉以付之君父也而所謂祈晴  
祈雨者夫豈在散齋致齋之時乎關使者精白其心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與鬼神通不鈎距以茶人不刻覈以繩下不苞苴於莫夜  
不詭異於春秋法不飢而事治詞不費而政清於凡上下  
賓客讌會之際食止盂粥飲不蕉葉其爲齋也久矣至於  
水沚橫溢給民以修理之資營繕水關予下以金湯之固  
其偶有旱而不荒時將饑而復稔關使者之補救蓋靡有  
已時歸之不識不知乎且而知雨以易地異名乎客曰先  
生何以名關雨應之曰此紫雨也夫紫氣之凝而雨也關  
使者已先言之矣

至德廟故祀泰伯吾數經過其外扁鐫弗可入甲午四月  
從粵東陳子明始得拜于階下泰伯南面十二疏如王者  
左爲仲雍右爲季札俱南面止後泰伯之座其冠服如泰  
伯無等殺夫三人皆不王讓于生而冒于死非其志也非  
其志而加之于禮未安其王稱不知始于何代延陵猶以  
其地仲之爲恭孝猶近于謚獨泰伯則系以三讓王非地  
非謚殆不可解矣按志厝始于漢大守麋豹故在城外至  
錢吳越王時乃遷于城內自宋迄今歷年久遠嗚呼吳之  
爲吳與周始終者也太王翦商周統肇基然在王季此時

聖子昌未爲西伯吳之地故商之地也泰伯何以與其弟  
一入其地吳人卽以爲君乎西伯有崇侯之譖幾于不免  
泰伯乃有勾吳之地而商不一問也采藥荆蠻伯仲怡怡  
以後稷有邠之侯封棄之如遺是其人故不與無國者同  
不國于岐而國于吳吳人卽義之戴之不請于商而爲之  
于勢不能其以周之盛而遙應之奉之爲君子勢亦有所  
不及夫然則仲之有吳也周有天下之後爲之也由仲而  
及伯伯之時固未嘗有吳也泰伯未嘗有吳則茅土之五  
等殆于不可其從而王之何也若夫季子願附于子臧之

義必不受吳不受吳故安于延陵北聘而問六代之禮樂  
知其國之盛衰交其大夫辨其賢否卽所傳劍不忘徐羣  
子合禮於讓國之外彬彬然聖賢之徒矣卽其讓泰伯之  
讓尤爲不易國人願以爲君父兄皆欲致位其有吳而王  
之則愈於闔廬夫差之儔多矣吳之僭王已久季子從而  
王之亦不爲僭乃必不願王此吳也季子之德亦不可謂  
之不至矣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君子與之以有吳則  
因而王之義斯歸焉乃季子必不肯自王不王其身而王  
其鬼吾知季子之不享矣仲雍之提封在梅里虞山之閭  
河濱文選

卷六

聖

與泰伯同讓而不居其名前不愧泰伯之難兄下不愧季  
子之賢裔泰伯季子不願王而謂仲願之乎吾故曰三人  
者皆不王者也惟其不王故萬世之下追王而祀之以王  
爲祀實非所以崇聖賢也爲之奈何曰泰伯仲雍季子是  
皆可以特祀者也合而祀之如周人之禘祭亦其宜也仍  
其本稱去其王號則觀者可以興起矣

第一山記

淮水之關隘泗與盱眙其地也余以癸未南遷一手携兒  
壽一手抱兒疇冒雨行浮橋不皇登山然久知玻璃泉有

米襄陽詩及手書第一山矣丙戌春武闈之役歸自濠州  
取徑于泗以予友王雪樵兵憲他往不得遂觀山之約丁  
亥謁端公宋侍御始與儀真令張三聚從柴君之招飲于  
山間戊子至泗上宿于山之東山人告予曰樵嵐漁浪  
隱者之業也山險水阻設防置吏此有天下者之所策非  
一郡一邑之事也江以限之有淮以蔽之又有河以藩之  
此非江南之所恃乎然守江當于淮守淮當于河迨其門  
而始拒之則猶夫揖之入矣有志于江南者舟而下淮安  
爲要陸而趨之盱眙爲津或自宿而假鍾離之道則臨淮

河濱文選

卷六

聖

爲障此大河以南長江以北無形之壁壘未設之烽燧而  
戍屯之重地也河淮俱會于淮安漕渠在焉預爲之計者  
代設兵鎮而盱泗之間虛無人焉豈其可哉且夫古人之  
論險者秦有函谷晉有并陘蜀有劔閣粵有庾嶺國雖固  
須關以扼之關雖險須兵以司之豈惟外有所拒亦于內  
有所防焉建威銷萌內外皆靖此計之至也善奕者合十  
九路而計之善醫者察十二經絡而洞之土險兵立亦奕  
之路醫之絡也盱眙雖小并力而營之悉心以繕之并淮  
爲備據險爲堅苟數年之可支或封域之可保而昔人計

不出此其愚已甚今何庸議盱眙哉語已三歎予聞其言而感之夫前事之敗後事之師也遂記之

### 錫山記

江南京口之山浙西錢塘之山三吳之關鍵也山之有捍禦之功封疆之任者也其中所包之山最多然平河七百里沃野兩三州行旅之所經近而可親者惟錫山予戲謂山不任封疆則栖仙靈宅高士山之爲儀者也產財貨給人官山之好義者也錫爲五金之一雖不敢與嶽望比重歲有所輸亦可以紓國用而山自貢其材曰錫邑則斲之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曰無此殆類于逋賦矣且遊錫山者汲泉而歸意在泉山爲泉所掩無人言山亦無遊此山者山遂出虎阜之下矣誰昔同霍史登九龍登錫山適雒臯之人會于春申之澗愚谷之園他日同學友顧子修還唐采臣吳漢若諸文人召之往時楚黃允康在焉而秦顧黃過諸公咸集于天均之堂山靈之勝始專而泉乃拜其下風矣于是訊山之表裏焉錫人曰山與包山洞庭天平諸山皆踞太湖而有其魂礪傑岸之槩靈秀磅礴故才碩之藪也又問其故實焉錫人曰語有之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山產錫非無錫

也若有預鑿于礦洞開採之禍而因以著先王厲禁之意者矣不言開礦則上無好利之君下無談利之小人不設官務不遣刑餘奸僞不生盜賊不起無錫則天下寧蓋信乎其寧也豈惟錫哉凡金皆然予聞其言始悔向者之戲之爲大謬也物產作貢地之累也法日滋焉民之殃也人之有望于仁君者爲其減租賦厚民生也先代煩制不爲節百姓困厄不爲省司計者以完爲能以虧爲不肖後之吏代前而黜者累累然士之就之如陷阱東南之賦最繁而苦最甚吏其催科者耳尚且流涕而民其何以聊生乎

河濱文選

卷六

居

由此推之天下之民怨吏之不請蠲減者左矣錫人曰予之言古事也子之言時宜也山靈有知實式臨之自今以往遊此山官此土者皆有稟程焉泉亦曰惠顧安得不顧名思義乎

飲泉記

河濱子恒居太華厭沃玉泉今乃與錫山之泉狎盟雖冬時獨往山下必斟酌焉非以解醒而滌暑也人或有咋舌者曰甚乎哉泉釀而酒或瀹而茗何先生之樂水也地肺之叟其爲沃焦乎抑先生之安於水邦而忘故國也河濱

子不應會有閩人黃坤五太史者爲惠泉考甚悉悲時會而歎之河濱子曰予悲夫泉之酒以蕩吾愁若以滌吾煩不如泉之洗吾心也吾飲之與之相喻于不言納諸腹中而藏之已耳或人弗解固請其旨有與河濱子同里者告之曰秦人於泉有五歎焉又有七哀焉以五泉之人棄苦泉不以飲羊顧此陸羽第二之泉久違父母之邦一歎也十年之前吟而肺熱今不知其旣衰頓驚齒冷二歎也昔在憂虞之世痴愚而不知懼今對清曠之區如攢心之有物三歎也澤雉飲啄而已足龜魚終身而不厭我爲人類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而無用于世四歎也菟裘可老寢丘可世而身無酒泉之封敢望於鑑湖五歎也乃若所哀則殆有甚焉泉在鴻濛顯晦莫詳自入品目之後汲而利賴之者不知其幾何年幾何人古人往矣無有存者一哀也江河湖海易姓之後必嬰祭典泉不得比焉聖賢之抱德不遇皆如此矣二哀也必金莖仙露而飲必方諸明水而祭泉乃可以無功必辨淄澠必驗中冷水之用亦狹而不廣是故甌罍汲綆皆爲水之功臣得之易者褻越之弗加意亦菲薄士大夫之類也三哀也昔之時來遊水側者衣冠濟濟民無怨咨而

今俱非矣四哀也秦人之遊於此也屢矣同來之侶離羣  
索居亦有異方忠義之子談說歎歎亡何而捍罔賈志化  
爲異物矣五哀也滄海桑田泉不保昔矣後于此者尚未  
可知治亂相尋民其何堪六哀也梅里潛至德之人梁谿  
道灞陵之容之數君者皆自西來者也今安得有聖賢乎  
安知其不有聖賢乎七哀也嗟夫樂奏同而哀愉異感山  
水同而今古嬰情物何心哉境何心哉故夫河濱子之飲  
水也淡相入也寒相似也非猶夫他人之飲水者也河濱  
子聞之戚然曰此黃子之解也夫宇縣之水孰非先王之  
所治哉古人之飲水者多矣杯飲則思上古鑿井亦歌陶  
唐彼一時也安在乎飲者之必有深情乎予之飲水適其  
適耳而予之多言其又多乎哉

再遊虎丘記

登虎丘者無詩以白香山蘇子瞻故亦無記以顧野王故  
無書以顏真卿故寺無僧以生公故亦無檀越以王珣王  
珉故丘無墓以吳王闔廬故亦無祠以尹和靖故然山亦  
無石以千人石故石下無他水以劔池故余蓋登山者再  
矣而後不能無言矣夫古人骨枯白虎青蛇著于藏碧之

宅豈闔廬王于吳干將以鑄劍名其不化之精魂猶能爲  
異哉抑亦帝憐非命使鬼神見怪物以爲之阿護哉夫青  
蛇猶劍之化身也闔閭之感虎也生無牛哀封使君之行  
無有身自爲虎之理且越師傷指之尸銅棺三周水銀爲  
池金銀爲地此其殉葬太奢亦與祖龍之驪山銅泉者何  
異顧得免於掘發之手卽已幸甚而虎之衛之也何故王  
之塚中亦無魚腸之劍何以干將之劍爲蛇而王之劍復  
爲虎此則志怪者之所不談也予嘗思之吳之讓始于泰  
伯終於季札吳之武功則斷以闔廬爲盛昔者闔廬之客

有專諸者炙魚匕首以刺王僚勇矣猶匹夫之勇也子胥  
孫武皆以絕世之武畧事吳以伐楚夫槩佐之北至于郢  
五戰五勝楚昭爲之出郢而奔隨當其時楚人強盛爲周  
室患春秋所書不一而足而吳乃能用子胥孫武以勝之  
非王之大勇至義不至此元志云俗好用劍輕死蓋湛盧  
屬饒干將要離之遺風吾以爲土有王以風而下乃有劍  
術之死士天下有王不振而士能勇者未之嘗聞矣吳俗  
凡三變斷髮變而禮讓泰伯季札著矣禮讓變而強毅則  
壽夢用申公巫臣以用兵乘車之時也強毅變而尚文尚

佛土風清嘉其東吳晉代之後乎數百年來清嘉如故武  
毅不足惟闔廬之丘猶以虎聞吁嗟登虎丘者可以爲王  
墮淚矣或曰吳俗多茶毘不爲墓墓之者要離梁鴻爾空  
墓者鄧尉爾明之義者五人墓爾嗟乎葬者藏也不藏而  
焚之忍哉宦此者不禁義焉安居合而書之以告仁人君  
子之秉持忠孝者

崇明遊記

予爲崇明之行或以渡海難之生平思觀海故銳意往也  
環城過齊門齊門者齊女於吳思齊築女門以望之者也

河濱文選

卷六

吳

歷婁門婁江可通於太倉蓋趨海之莊達也昔入崑山未  
陟其峯今將爲之跌坐山椒傾納秀勝折而遊鳳洲麟洲  
之里縱觀異書然後駕餘艤凌海濤誠不自意其飛燒如  
鷺鶴掠崑山而過之矣夜榜蕭瑟犬聲斷續同行者各從  
其華胥之夢余懷耿耿聞齶齶酣睡聲當鈞天之奏厥明  
至雙鳳鎮岸於某氏之壘又知其取道小港不能一望弁  
園也惆悵久之抵沙頭比屋盈千市有餘布田雖雜植麥  
豆多以木棉爲業績者字練曰紗蓋以貴之晚泊於六尺  
之東七泖之口次日易海艘而渡望崇明樹岸歷歷可辨

風逆浪怒長年獨不介懷飽其帆以鬪之從者昏暈而噓  
皆抱頭如蜩縮予則觀馮空岳所撰日本志及張少華傳  
備知倭寇與防海次第夫倭之爲禍於中國也非倭之悍  
而犯順也五峯太王直者固我之良民也乘倭之積忿  
于閩人也又以小信得倭心相倚爲聲勢而蠢蠢海湄不  
逞之徒蜂攢蟻聚遂爲患於兩浙三吳之間矣予聞海禁  
甚厲漁人不得舟於海夫崇明此方之屬宇也其民亦此  
方之黔首也居於海中惟舟是賴魚鮮之入租賦焉資過  
計恐其以市舶通海外諸邦甚至慮漁人之渠魁鄉導也  
崇明之人無舟楫則坐困坐困之與棄之同其以爲瓦注  
則不忍其以爲門戶其以爲犄角則不可不思所以重之  
草野局外之夫或有隱憂焉又聞舊城在平洋沙今徙老  
沙老沙之西塌卸入浩漾之波者孔邇予謂宜作鐵塔以  
鎮之城屢徙則民屢勞民之勞止與海濱村落同一累卵  
之懼豈徒颺風吹盪溟渤漲溢之爲災也耶孟子有言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有居中制海外者矣未聞有自海  
而入中國者自海入者非倭則寇也嗟夫山有豺虎亦  
有獵師海有蛟蜃亦有罟網古之禦水者於諸海蛇龍之

屬亦放諸海守土者守其土耳海功不可貪也舟返七泖  
風恬如席記其見聞以諭後之君子

史墓記

揚之北郭有明大學士兼督師兵部尚書史公可法衣冠  
之墓公之大節在殉城而死死莫知其處亦莫知其日或  
謂公當嬰城固守時強兵壓境將士無戰志公於南城樓  
謂其所任某弁者曰觴汝拜汝將弗敢當公何所命而過  
禮爲曰事不濟汝速殺我無爲敵人所辱也城將破衆甲  
士強擁公出公死於亂兵屍弗可得故哀公者以衣冠招

河濱文選

卷六

辛

魂而葬之嗚呼甲申以後南中擁福藩之嗣王以立當是  
時重兵之權雖在揚州而遙爲制之者馬貴陽也外勢未  
集內讒相妬卽百道鄰不勝一瑤草而安慶又以僥倖功  
名之人與貴陽呼吸表裏師無紀律方畧不討以幾幸乎  
中興萬一必不可得故揚城不破於破之日史不死於死  
之日破固破於貴陽死亦死於貴陽也封疆之義有死無  
貳義所當爲寧拙無智夫道鄰豈不知弱國之不能强悍  
將之不可御朋黨之不可破君側之不可清天時之不可  
爲而社稷之不可保乎身不死則無以章本朝二百八十

年養士忠節之報故洞利害之幾而有所未言非忍默也  
審危亡之禍而不敢求去非貪位也思恢復而中原之師  
喪矣非料事之不燭也思保土而江北之援寡矣非我武  
之不揚也以一死存綱常守名義而已矣嗟夫甲申以前  
樞相之行邊也易甲申以後樞相之行邊也難欲噓旣燼  
之灰惟將相是賴將不受命則使相之權微而又有相焉  
以撓之雖欲不死焉可得哉公之死亦人臣之常耳此不  
足奇然使公不死而又安托乎文信國黃冠故鄉之意雖  
死于異日不如死于揚州之爲得矣故悲公者展公之墓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而拜焉一以慷慨徃昔一以歛歔忠烈一以歎揚州之萬  
命皆有以助公而成其名也或曰公死正也揚之萬命亦  
可惜也公知其不守當出師一戰死于敵以盡其節不盡  
驅揚民於死則善矣嗟夫揚民之死於城者皆與公同義  
者也城破之後其事之不忍言者天實爲之公其奈之何  
哉可以爲公解嘲矣

臣止馬橋記

揚州之城有橋曰臣止馬其名甚雅顧志未載竊以爲隋  
宮在禪智宋宮在建隆此必建炎駐驂時之所名也何以

徵之中興繫年錄曰建炎元年十月丁巳高宗幸淮甸明  
日隆祐太后至州入城駐于州治名州正衙曰車駕巡幸  
駐驛之門當是時宋故有大城今郡城其大城之西南隅  
今嘉靖丙辰之新城與舊城相連則宋帝駐驛當于此間  
故臣之乘馬者至此而止猶今之下馬牌所謂官員人等  
至此下馬者也宋初藝祖征李重進曾于壽寧寺置有御  
榻每遇國忌寺僧奉榻修薦故建炎二年上于此寺謁祖  
宗神主而策諸郡奏名進士則有崇政殿之名以提點刑  
獄公廨爲尚書省以卷書樓爲禮部蓋其址皆在此間予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以知橋名止馬其爲宋名也無疑然予有感焉先朝禮制  
甚嚴下馬之制不但官闕爲然也陵寢宗廟及先師文廟  
過者必下今者十年以來天下兵士脫畧此制闕前之地  
躍馬而過嗟乎介冑不拜可也不下馬不可也犯上者凌  
下凌下者天下之所以不安也昔者南子辨蘧大夫之車  
聲謂其不以冥冥墮行彌子瑕矯駕君車其事相反而同  
在于靈公之朝禮之所在顧可忽乎哉且夫漢之時有下  
馬陵焉賢者之墓猶且下之官有品級兵有鈐轄其不可  
無禮也必矣乃馭兵者反驕其兵兵驕而虐士凌民由于

無禮無禮莫大于馳馬大則爲擄掠之漸細則生蹂躪之  
衅防乎其微杜之于漸馭兵者獨柰何不爲之制與至于  
千乘之國和鸞鏘鏘來朝天子威儀秩秩卽在卿士大夫  
八駟五馬棨戟襜帷麥擢輝光停驂有廩稍之供行部有  
候人之役非君之寵無以及此于君不下人將效尤效尤  
之禍國且隨之矣宋之南渡不可謂不弱也其守禮之賢  
將張韓劉岳能力獎王室申明大義是其于患難之際兢  
兢恭慎故大儀之捷皂角林之捷柴墟真州之間徃徃猶  
有戰功之可觀吾以知其建炎駐驂時雖不久而禮必不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廢也甲乙之間建業爲都淮揚爲藩將不受命強梁跋扈  
武昌一旅妄意伊霍輒敢草檄肅清君側以致怙寵者誤  
國空師西備江北無援揆厥所由實維驕橫宋之不保可  
勝嗟哉于是客有爲歌者歌于橋之畔歌曰二十四橋明  
月下淒涼烟景淚盈把何處高樓客望仙此地石梁臣止  
馬又歌曰天駟南奔泥馬汗可憐江北春一片漲海狂飛  
萬里塵北馬長嘶南馬倦三歌曰小橋無水止馬處城中  
冤血不歸墓宋人亡盡今人愁莫向隋堤哭柳樹河濱子  
以其言有可風並存之以告夫後之爲人臣者

嶽廟觀老樹記

嶽巔多壽木曰松曰檜無雜木石而不土故其氣高寒而堅竦岳祠之木雜惟栢多壽而槐次之栢之狀或如筆豎或如柱之撐空或欹立或斜偃或如士大夫之莊或如逸人之蕭散或如宿將老拳雖僵臥之時猶森威而可畏或材中明堂或貌宜丹青或詭異靈竒若有鬼物托於其中皆莫知其歲年其最者峩竒而多癭或目之以青牛青牛青羊皆計木之大年者非猶龍氏之所駕也槐大數十圍枵腹而善滋人怯其裂帶之以金鐵自是之外若楸若桐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若銀杏百歲之所植猶童稚之於彭篋矣二十年前栢最多幾無隙地今則戶滅丁除栢有遺悲取他種以補之者不擇良材間有惡木河濱李子歎之客曰子何歎也疇昔廟而堡其時捨攘民之入堡者左右廡不能容多廬於樹間曲突相逼廁踰比密因樹以爲屋假枝以爲檠灰糞不掃甕釜不寫偷息避寇婦子之啼聲喧於樹鳥比及兵燹僉多散處羽流失依甲馬之繫於樹者無虛日今日不然廟還清肅木還安茂後之樹木者漸以多子何歎李子不答客曰今天下一統樹人以爲百代計猶穀也古之人嘉

穀及播不廢太倉之陳若其粢盛飴香享祀上帝則必事  
藉田故夏后氏之薦馨不敢徵后稷之粟以是推之樹人  
者雖仰承於祖宗實遠計於子孫未嘗以洪荒之佐待用  
於唐虞之朝也樹木亦然老樹之僅存者保護愛惜不無  
望於後之君子至於廣植羣材以儲大用十年而計之以  
及於千年遞相遺也雖有豫章不棄梗梓芾有求才之思  
天下無不樂効之者矣李子蕭然曰諒哉如客之言士民  
栽培天下賴之於是記其語於石

涓園記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嶽有五太華在關西楊伯起之里予家其下竊幸山之如  
在園亭也山多峪峪多水瀉入於涓達於河海土人不能  
用則聽其去或作春碓以博麥豆之屑或分爲稻畦植爲  
荻葦卒未有園之者蓋於山麓磽傭丘阜泉源之間多黃  
冠呪由之所秦時漢觀唐宋城郭之往蹟不勝吟眺不必  
作金谷蘭亭想矣然嶽之水甚可惜自空而垂者爲瀑布  
五千仞界破青天其懸於諸峯諸坪之上飛明珠掛玉龍  
者如垂紳委佩以待金昊之帝暨及崖腹寒清石鱗涓涓  
莫不凌惠山康王谷中冷庶子泉而勝之此乃所謂玉泉

也由此而注於西北經陰晉自鄭達洛之古城以歷乎縣  
治西者崩崖轉石喧豗如雷其分注於焦仙之廬者赤渠  
細草漱潔而可愛空同詩之曰雲臺觀枕玉泉湄自觀而  
東北五里許有水自黃神峪以經竹林菴者要而注於瘠  
土亂石之間以竹以柳以籐以果垣以周之望之蔚然如  
深林王中丞之湄園在焉中丞世於華立朝時請鬻邑城  
思庇桑梓未皇爲晉公之午橋贊皇之平泉待異日而始  
就於其季子太滌山人名之以湄園義取於蒹葭之詩在  
水之湄亦有取於北地云其東則醴泉出於高坂豐陰茂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樹古之清華諸觀也其北則嶽祠峩峩乎臨古道朝廷遣  
官之所以祭告而升中也其南則飼雀者之遺址三鱸夫  
子之所淑也湄主人嘗語予曰是荒於不毛者豈其人棄  
而我掇乎哉世治則穢翳具芟磊坳具平凡在山魃木客  
之區可以耘耔而食力否則沃土無牛跡矣今天下鼎新  
譽髦鵲起吾雲隱人也荒度數畝以供租稅非湄之力將  
置錢轉爲甌脫夫亦曰水與我乎終始云爾大滌蒹葭之  
贈過矣河濱子曰蒹葭之詩人之思伊人也伊人之思人  
與夫山則舍旃而水則取爾舍仁取智不以東園公自擬

而謙言之曰以園供賦吾與子不把臂入竹中則携酒攜  
登於松檜之上蒹葭宛在安知其不我思哉乃書以爲記  
涓園看竹記

園於涓上爲瀑棧林爲澗華下爲涓皆以水爲義予遊三  
之二而各有感也華勝在山山不可圍園於溪之側舍煩  
取簡畧恆据異水哉水哉智多於仁蓋揚州之於儀真之  
汪又以水園直標其概不假山靈夫人之嗜好何常之有  
癸卯夏五將納涼於霧谷消暑於星潭偶風灑靈之樓攬  
松栢之層陰憶姻家在咫尺間不可以襍穢自外遂駕鹿  
車入曲徑宿餘清堂堂之右隙地多幽致石丈梅妻不須  
陳也姻家自署雲隱雲在數里中不出而霖天下乃與麒  
麟客巢桂飲澗斂予之席而有之予將戰矣越次日之圓  
中時秭總稼穡之局竟田磽塉禁馬方劇駕駘可伍耕者  
自放棄於棧豆騷耳垂鬣不知所効牛與蹇顧得以自免  
長鳴若得意予欲大噓物固有命貴賤無定格哉至園見  
垣墻之森爽高下參差相扶於喬木者皆此君文湖州清  
貧而饒豈能盡涓川之千畝彈琴長嘯明月相照王右丞  
固宜欣賞乃復以子猷自况自愛其淇澳竹之賴君家爲

寵靈以佳茗爲行厨以新詩爲十賚予何緣坐臥綠雪之  
天乎詢其慨則引泉於峪防其寇則借守於虎竹之報主  
人者或卓修史之管或響柯亭之籟或剡破敵之矢或垂  
鈞磯之竿零星瓌細猶可以櫛景畧之蝨卽不善價殷殷  
然上拂烟雲下蓋沙石老藤瘦柳小卉落花何敢與此君  
競其功歟竹若曰祖孫之相引大矣哉本盛枝繁聚族而  
居吾安吾土不學會稽之竹箭與象齒南金作賄想亦不  
願爲竹王神有牂牁郡亦不願從墨胎氏逃國而求仁邀  
至人之眷惜爲之封域爲之湯沐吾志足矣河濱野史曰

河濱文選

卷六

庚

善乎此君子得所也歲星屢改前代之園陵松柏嶺爲薪  
此獨託於隱士而有其天年使樹於蘭亭修禊之區王右  
軍之蹟不得擅美於前矣

漫園記

邑之園惟泊村畧具泊之園惟漫園爲得宜蓋漫公之六  
弟與其猶子鑰或麗而汰或朴而不備漫公作園爲于喁  
社與詞人郭亂吾相唱酬予亦闌入從之遊者十數子其  
詩孔多獨園未有記也予自江南歸始述園之畧焉記曰  
山有泉則宜於園無鑿井之煩亦無桔槔之勞故河東諸

大家倚條山而爲之二華之麓亦然况園與圃異亦與林異不治畦不種蔬不以桐漆爲利不以千畝竹萬樹橘爲致富之具風在栖隱義取於自適斯又天下之至難也予邑非高原卽斥鹵艱於得水河尊而不可褻漆沮及渭岸善崩不可以挹橫溢而跳梁則惟恐其我暱而我就也幸而在河之東渭之南者勢高而不受侵兼有潤澤以自及我之弗若復何事乎爲園方伯漫公懸車以來語人曰我之園其諸異乎人之園也沙苑亦曰沙海其森森者如波之捲雪或以沙阜其巋然者嶮然者則山之峰回而嶂互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也吾少時以此爲粉榆今老矣以此爲菟裘所可欣賞者沙草蒙茸不紫芝而香沙樹扶疎不秦松而貴沙鳥啁晰沙兔迷離不以神魚天馬供吾吟嘯之資也今之爲園者卽何敢上擬華林有羨芙蓉然朶頤乎金谷感慨於梓澤未始不亟亟乎園亭之樂而又悲夫身之不能常處乎斯也白傳之詩曰每見人家富貴人園亭未畢卽無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又見林園十二春吾老矣爲園自適焉能如他人之爲園哉李子聞而嘆之曰予嘗欲爲薺園矣渭水之麋茶苦如薺墻垣具體陽侯崩之雖二井之泥可以復

造物力告匱遂置之爲廣莫之野善矣哉漫翁先生之爲園也時花以土之宜種魚以沼之宜且先生官方岳而時不可爲則退而高隱夜必讀書晝則扃戶先生終身於此園雖河東之司空谷華下之伯起書堂不辨今古矣今漫公與郭子俱爲化人每觀此園爲之沾襟於是泚筆以告將來

通園記

中部二劉爲園於山水佳處而河濱李生名之以通且爲之說曰山澤通氣大易之妙也吾鄉據崑丘空同終南太

河濱文選

卷六

六

乙之山而實有以引爰海震澤具區餘杭之勝蓋東南之氣與之通矣吾聳黃帝軒轅氏之喬陵靄淑盤礴蠹蠹乎其不嶽而嶽也洋洋乎其不瀆而瀆也否於師而宏女生濟以因而岐伯鬼區藥草著其神聖而通也孔子嘗言其窮變通久與堯舜並有其乾坤是不僅以山澤象之矣乃若劉氏昆季選勝而築園有兼山麗澤之概焉其在先天澤下艮上之損艮下澤上之咸通也西北之艮東南之兌亦通也文王之後天艮在東北兌在正西易因以爲山澤之氣各與八卦相通今於大圓大方之中而有山澤於山

澤之中而爲圓主賓貞悔生剋變化其通也二氣如一氣矣不觀通三才之儒乎寸心幾何而兼綜其極或處山澤或定乾坤吾於君家昆弟徵通矣劉炫自列曰不厭不倦詐嫌於上同聖功都哉園之有取也

起庵記

起興也興岌風無有今日岌風而明日可不夙者也又勤象也勤生力力生勇勇成恆此時之起雞鳴之孳孳者也亦厲氣也爲風起爲雲起皆騰而上者也抑病之避機也僵臥者思展轉厥寐者忘反側人不安於廢痿則心馳夢

河濱文選

卷六

全

得飛又得遊蓋身雖未起而神無乎不起也藉人扶掖則疇侍者苟可杖而行倚而立皆欲起爾亂起者峯乎羣起者鵲乎躍起者魚龍乎是故生者謂之起死者謂之不起起不起判生死矣可不畏乎夫然則式車表敬夷俟稱敬敬爲吉聚傲乃凶德起不起吉凶分焉能無戒乎天惟起故日月皆東生於海隅地惟起故冬至遷而南上與日近星麗乎天丘隳俯於墜莫不有踊起之意焉聖賢豪傑代起而踵接而肩比起則治不起則亂將起未起而因蹇否睽屯遯天下皇皇然民物脊脊然禍福災祥雜然構闕王

賓競而疆圉不康是非有大造不可以言起造則气起气起則運起吾願於伯起之里爲起予之商無爾無萎能爲吾道之起危斯可哉

### 城南雁塔記

雁塔者慈恩寺之塔也何以名慈恩唐高宗爲太子時在貞觀爲其母文德皇后作寺祈福不敢忘本且以教孝也事在二十二年其明年則有太宗殂落之憂矣寺矣未塔也塔者何其制自西域名率堵波袁宏漢記云浮圖祠蓋中國之有塔久矣慈恩作塔者爲宏裝其級有五其骨以

河濱文選

卷六

空

土其表以甃其時則永徽三年高宗之因寺而興者也後以傾圮天后及王公益高廣之其級有十矣何名乎雁塔天竺記迦葉伽藍穿石山作五層塔最下一層爲雁形又云比丘見雁飛空呪之墮地佛曰此雁王也不可食遂作雁塔亦猶後世之鸚鵡塔蜘蛛塔也夫佛之舍利葬於阿育王者八萬四千中土實多并無雁名且以髮塔例之不應帝王之家難求佛骨而止取於迎佛墜雁也諸義紛紛雁形爲優後羅兵燹止存七層或修葺之各載石記世傳雁塔題名事則以唐進士張莒及第閒行慈恩寺書同年姓名塔壁

之上沿爲故事或以爲韋杜裴柳諸大姓兄弟往往同登  
有雁行之意抑又鑿矣考景龍三年中宗幸慈恩寺登浮  
圖時在重陽羣臣上菊花酒上賦詩學士及詞臣並和聖  
製上官婕妤以宋之問之詩爲美卽其事也其後乃有諸  
家之詩予聞西京留守段重霸再修有判官王仁裕爲記  
今據塔中小石萬歷中咸寧滿合洎諸公繕葺之滿公朝  
薦不畏強禦君子人也自二十年來割寺塔之南以居僧  
若其北以栖紳士遊者罕至顯名亦稀詩文之道幾於絕  
響一二憲哲乃哀集而予爲之錄焉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薦福小塔記

唐多寺寺不皆塔薦福之次於慈恩也蒙其稱以小別之  
何言乎薦福薦福者大獻福也唐自太祖太宗高宗凡三  
帝矣文明元年高宗宴駕則天后改英王宅而寺之其始  
非英王宅也是襄城公主之第也非襄城之第而左僕射  
蕭瑀之圃也襄城賢公主也瑀之子銳尚公主詔別營主  
第主辭以姑婦不可異居也詔取園地充主第主辭以榮  
戟不可異門也乃併於瑀之院門孝哉主也瑀故高祖之  
臣也初煬帝潛邸於此滅隋之後以賜乎瑀翁賢而婦化

之皆可書也曷言乎獻福度僧二百至於天授而益崇之  
至於中宗而益侈之神龍以後譯師翻經者聚之景龍以  
後宮人乃造浮圖其倡之者女后也大之者女嬪也塔異  
於雁塔而冒其名終不可以相淆也故小以別之恆言大  
塔小塔雁之文可省矣凡名稱陽爲大陰爲小君爲大后  
爲小夫然則薦福之不頽而裂也陰之圻也亦文也偶而  
不奇也亦衆也且以隋之帝唐之相忽而王宅之忽而佛  
居之地之變也塔之題名文慈恩武薦福人之類聚也迄  
於今將校騎從多於小塔時亦有學人讀書於此陰盛極  
河濱文選

卷六

六

則爲坤坤之變用六以大終其貞也一復二臨三泰其悔  
也四壯五夬六剝內爲方來外爲既往武於下則霜武於  
上則戰武於下之中爲師武於下之上爲謙武於上之下  
爲豫武於上之中爲比凡陰主殺而或以徽柔稱是故其  
善也順其惡也躁夫如是於慈恩得陽之大薦福得陰之  
小一經一緯無或畸盛其然豈其然乎寺之碑額不見御  
書飛白一斷碑上列三階大德數字猶唐物也宋碑記重  
修塔瑞是政和中字金氏之鐘多古村落名又諸體篆一  
石與寺不相應予集唐詩附以近人之作僅十餘首悲夫

遊下馬陵記

昔按漢董仲舒墓在城外東南今在城中一名蝦蟆陵蓋下馬之訛也明馬光祿理詩之河濱氏拜其前而弔之曰於乎先生豈不誠有非常之遇哉當秦皇帝焚詩書坑儒生之後天下不復知有吾道幸武帝奮而振之以開後世文學理道之治先生乃出而應之對策以天人治安其言一本於孔子故知者以爲漢之醇儒不知者僅以爲賈董夫賈不能遇於文帝先生乃得遇於武帝此在涑泗鄒嶧未能得之於列辟關閭濂洛未可邀之於宋代者而先生

河濱文選

卷六

五

身其重寄值其絕續又有其知遇先生豈不誠非常之遇哉何以賈爲長沙董亦江都不計其功不謀其利之人與犁庭掃穴好大喜功者初則鳧藻後乃釜鬻使學者追論往事輒復歛歔此帝之爲乎抑先生之自致也嗟乎先生繁露玉杯諸篇其於春秋深矣天人之際微矣天積精君積賢先生與衛霍同時與鄒枚司馬諸文學爲伍東海牧豕之人厥次詠諧之士皆與之共事武帝之於積賢盛矣而未盡爲先生之學也先生焉能勝同朝之事哉嗚呼先生天下之不知者衆矣予小子何足以重先生哉

隴山行記

隴與陝益並重云故陝西隴西各擅西名隴山卽關山或謂岍山卽隴山又按隴阪隴蜀隴關隴之所繫甚鉅予讀隴水古詩及唐人關山月諸篇每畏之若孟門太行不敢度且家華嶽之下無由至隴承乏從雍書之役得汧岐鳳隴之槩神與之遊者屢矣乙巳八月之下潯八日抵隴郡匠氏理做車詔所謂關山於黃大夫大夫曰郡在岍山之隴攝岍山之總亡論山之顛山之右皆隴也哆口者以吳表北戒之首而隴人苦此山使農有荒草之曠土馬有

河濱文選

卷六

奎

竭力之駿骨牛有服箱之皮革噓亦甚矣菊月之朔迤邐於陵谷之間凡四十里及至咸宜關闕設戍兵馬步具飭御者曰曩故多寇今良已予心知謀國者籌之密而武臣之戮力不懈也西望山峪斑然如錦蒙茸蒼蒨萬木交陰入谷益深樵斧漸寡林之芄芄者俱有壽考之容鹿麕之角溪飲苹食恬不畏人然從者滋於菟之思矣轉徑灣環升高磴峭下如汲綆上如凌虛危如臨淵欹如飛棧旁崑狸豸曲碕崩頽自二橋三橋以上爲峯爲阜爲原爲陂已不知其幾萬狀也霜兔未騰文雉時雒予以當名山之遊

見給銜而曠者天光逼袂爽色侵衣將疑其可亭可驛倏  
忽森黑巒嶂交錯或相拱揖或相構闕行旅之人喘吁驚  
怖又以爲畏途而不可留也凡五十里乃達其顛塔然據  
槁四望歛歔與同行者論說隴山未汲隴水客或病之河  
濱老人曰我爲汝歌一歌曰隴之山愁客顏割疆列界排  
天關古人往矣不復還此山寂歷徒登攀二歌曰隴之水  
愁人耳奔流到海不知止何當歸源思故里借問行人誰  
家子三歌曰隴之人愁空谷斧斤丁丁山將禿願無豺狼  
播百穀不願卻寒天樸檄四歌曰隴之馬愁上下力疲騏  
驎埋荒野百里巉巖一騎頽汗血難告星使者五歌曰隴  
之牛使人愁服箱蹄穿血迸流不生平川生林丘輜重行  
役多所求六歌曰隴之酒愁人口一醜兩醜不難有敢望  
醉心先醉手官不鞭笞牛馬走七歌曰隴之兵愁四征此  
山眠食已多情時秦無賊瞰專城不信流泉鳴咽聾八歌  
曰隴之民愁殺人山圍水瀉戶丁貧客行何事淚沾巾同  
是百年父母身九歌曰隴之吏愁人意崎嶇逼仄生蕉萃  
子遺滿眼流涕泗仁廉古事不墜地客聞歌聲悲不可禁  
御者曰隴之西隴水分派矣又行長寧驛驛在隴之支薩

隆嵬崔予不願止遂之盤龍山宿

鹽池遊記

池水澄湛喜風妬雨寢食於此中者商也董理其上者士大夫也與之以法紀者朝廷也斟酌而美利之者天地也然其形勝從外視之皆不得詳門有厲禁出入扃鑰顧瞻條山見分雲嶺鹽風洞耳訊其概畧則云池之要在於渠堰蓋畜洩保障事宜常省者耳容回不往往亦暫刻於池皆面交也余栖谷已倦桴海未能思於池側誅茅朝臨粧鏡夕攬榆輝年踰六四始得一遊於池中時則沉陰乍霽

河濱文選

卷六

矣

舊雪餘寒主人涓侯萬青氏遲予於海光樓修雅會也海光樓者池神廟之宴游所也作渤澥北溟星宿蒲海觀無所不可皓皓銀色之界洞然琉璃之光遙想四時之殊景不勝其變幻空嘯空歌也樓北兩池祠神皆冕旒昔侯之復王之迄明初而木主之今王像矣其左爲中條山神其右爲風神皆如之殿楯陛墀各有制其碑則唐崔敖以下宋元朱明名作相望予鄉馬光祿其表表者也以後東達關祠觀宋人之封爵夫曲阜孔林亳州仙院求之以威靈烜赫似有異同而常村發祥之區駿奔日衆人之瞻仰不

約而集固不在於顯靈乎池中蚩尤涿鹿之霧也今安在  
哉下而之薰風樓觀舜彈琴處夫作歌被絃何必於此乃  
至以鼓掌得聲奇其事歟一觴而嘆漢高之大風猶峙豐  
碑何帝之寥寥也東望安邑夏后之都北望平陽神堯之  
宇皆可以登眺吟哦春秋戰國秦漢之間不須諮詢矣之  
野狐泉泉有色而無聲亭之榭之丘之壑之題者漫漶烟  
鎖日冷惟此中獨淡爲徐山琢侍御所榜其旨閒遠予與  
張侯擊賞命酌指池南林樾卽不爲樵蘇斧斤亦大可憾  
狐踪虎跡幾爲不毛竊幸其升華積玉猶足以飽饑使富  
室之人布遐邇充軍實池之味其雋永矣乎歸直暮影陶  
然忘倦偶思鹽梅之傅巖遺佚幽潛之際士之龍德者蓋  
多有之遊人如蟻誰其當之又丕勝其俯仰歛歔也

聞喜遊記

仲春上丁之次日發路村將之安邑邑令病不可以往遂  
迂折而東望魏豹城思韓淮陰事秦鹿楚猴乃不支走狗  
嗟夫豹天命赤帝子矣夫真魏焉足以當假齊哉又詢關  
龍逢廟桀無道已甚公以桀成名先於比干爲忠諫之河  
源外史稱舜作漆器諫者一十七人事荒唐不可據然帝

之虛受見焉諫又不自龍逢昉也五子之歌其旨悲其音怨  
去耳漏之祖幾何代已不勝其感嘆以諫據古人之心豈  
爲名哉或謂龍逢廟卽其墓所入墓興哀入廟欽斯人千  
古不磨心馮恭定之詩可以誦矣客不得一拜愧之愧之  
安邑爲夏后氏之都鳴條墟矣南巢放矣惟會稽勾踐之  
祚同於姬歷而苗裔之散處於不毛者不得如鄩國之圭  
玉乃其延於聖賢之緒若黠若參者啓之系也龍逢獨以  
壯繆著於漢解梁俎豆與萊蕪俱永余竊念祖孫自立不  
相資賴仗前蔭望後人者非丈夫也於隰於原四顧茫茫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指所謂夏縣而問之溫公風畧在雲日侗佛中坂廣林疎  
溝畦繡錯多蒲萄之利時方春凍未見草龍珠帳垂垂馬  
乳者偶飲蒲萄宮與苜蓿草沾蒲萄酒小飲已乃宿於水  
頭水頭者涼水之涯也故里有客至翼日大風入聞喜境  
孔道緇塵眯目傷心予之不由者二十有四年矣髮種種  
且髡矣昔有酒友蘭若氏鳴鐸於斯以文待詔石華相餉  
今予困於酒欲剛制之雖使景純作主人以山海經作下  
物齋日啜茗而已涼川驛聞舊令李武陟以文部行其政  
多可觀席天球之言不爽達於城闈訪廉憲翟象陸先生

先生在秦多惠政寬於民命教於民俗鐸書諄諄凡兩造  
五聽勸令改過士誦之爲第一臬長其修復少墟書院作  
傳傳之至於今不忘旣登瑞芝堂觀壁間馬遠畫又之其  
桐園登小滕閣徘徊梅巖坐醉錦坊先生出所謨邑乘消  
裴氏世家以相示夫裴之望於天下者久矣非王謝比韞  
廿一史之表表而合之裴氏遂益章予欲作秦晉文獻考  
止以孤陋無所徵邀霧於先生洵至幸哉適萬全賈仲子  
至前長安令之弟作經史合考其言纍纍富也何地無子  
產倚相歟朱侍御小晉先生之子後至英英有父風侍御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公榜我茅堂曾論及陝西通志於河津見禔躬六言聞喜  
文獻盛矣哉翟公留予甚懇旣亭午乃行去之後又自悔  
其不常侍也遂草記曰遊歷山川不如攷索典憲予於安  
昌見呂宗伯焉內丘張大令借運城志而諮古今之槩自  
以爲幸矣內丘言翟太公在堂及見舊事比其老具天倫  
之樂以予觀之良然

聞喜後記

客路不皇爲遊觀東郭逆旅之館淒其有舊館人之感天  
球氏別予爲搞痛僕蓋遵渚數里而得宏農太守讀書之

址公之墓在金山予所神交博物閣通乃不幸而以卜筮  
葬經稱古之士大夫好學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後世乃憎  
嫉聲華甘於黷陋不其異哉卽於東鎮喜慶兀其接壤者  
爲上東鎮間有邏卒戍守鎮故宐然村矣奈何其以鎮累  
也四十八里乃抵裴晉公之故居俗以兩家坊呼之一爲  
唐臣度一爲宋臣趙鼎夫天下之相亦衆矣唐初房杜賢  
矣而度之功乃獨著其削平淮蔡則文事武畧之盛也史  
稱其惟斷乃成度之功亦朝廷之斷也午橋綠野之間人  
所具瞻不但落鎮消跋扈跳梁而民亦享有其福宰執而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能如此者寡矣予以爲諸裴血食者史不絕書惟度爲青  
出於藍豈非族譜之馨香哉宋代尚正學奸人肆螫其道  
中乖鼎獨力爲反正續諸君子之餒而章之當是時正心  
誠意之說人不樂聞江河日下之憂不在南渡不在崖州  
公之苦心夫亦可以大白於聖籍矣竊以爲諸趙卓爾如  
晉之輔佐開代并之焚香告天公與方舟並駕聞喜之域  
於是大有光焉或曰聞喜古之曲沃也今之曲沃在東北  
境天幾曠日銜於山至一橋橋側有茶庵署以右招仙洞  
其僧朴問其山曰紫金問其水曰今鑿石作井三百尺矣

問其域曰此真曲沃地也月行清甚與夫勉力驛之坵虹  
橋廣亘作趙州觀入驛門就酒家而憇思曲沃事之見於  
詩者具在左傳求所咏白石鑿鑿者不知何所至獻公乃  
使恭世子居曲沃胙毒之陷卒厄新城爲之三歎嗟乎不  
有諸公子爭立之釁文公襄公何以成霸故知辛荼之大  
作天所以玉女也以是爲霸以是爲臣凡有大任者無以  
憂患爲不幸或欲往曲沃並及陽城不果厥次日遊太平  
別有所述

太平遊記

河濱文選

卷六

三

晉多古蹟具見春秋傳獻公以後霸業乃大著其在重耳  
入秦秦中亦有其所經之故址予嘗以桓文已事律唐節  
度使春秋平王以及於威烈伯者之功罪不相掩唐則割  
土自奉立後專擅必煩天討而後成問罪之功當其時求  
一晉文之霸胡可得哉勿讀南華見汾水之陽藐姑射之  
山神人冰雪之語其旨詭誕大抵薄世務故有堯帝窅然  
之論夫帝且然何況王伯予自渡汾望藐姑射遊情恍惚  
於太平之郊也侯馬宿時可以曲沃可以太平決意於平  
乃誤由其僻徑坐郵落而炊食者一憩野外而索飲者再

從者幾於病比至其南郭文中子之里在焉天河汾之策  
干隋不用名臣之大亨於唐者多出其門或且以援琴鼓  
蕩之什泣下沾襟傷道之不行仰止惋惜至今思仲淹之  
不遇焉嗟乎唐初之治象不有鄂國尉遲乎其若卽今之  
縣治開闢用武雖王氏之子姓如林慧之夙爲勃才之達  
爲續而文詞輝耀不能遽張河汾之道此則古今文武之  
大槪也城外溝塹可倚爲險要以富在羣盜意中屢失守  
四鄉有水田者不坐窘其餘瘠土與他地兄弟也或以其  
人多善賈風漸於奢而紳帶寥寥爲政者無巨室之慮又

河濱文選

卷六

古

易以爲虐此則晉中人之偶語者也河濱李子曰太平之  
名人所樂聞而良士瞿瞿蟋蟀之詩蓋言之夫帝王伯之  
分仙凡之異姑置不論儒者居官循良不可不學也一邑  
太平天下太平矣

河津遊記

予知有河津以薛文清之故他日者飲河津酒誤以爲崑  
崙釀甘之不悉其五齊之方也客揚時有河津劉生比予  
客長安又見文清公裔孫河津之勝乃泥泥然在胸臆中  
然不商不宦雖切慕之無由至今自稷山之龍門假道於

是邑邑之長山左王貞侯與予爲世誼遂就其所治而求  
文清之書焉城之東紀於石者自薛而上爲漢之太史公  
隋之文中子城之西紀於石者乃爲春秋時卜夫子子夏  
嗚呼文清之所淑遠矣其生也不偶膚肌坐然五臟洞見  
及長而品修行立卒以聖賢之學從祀於孔子之廟庭人  
乃以其生比於橫渠之臨終亦甚異矣今觀其讀書錄深  
詣精入置之濂洛諸君子中不復滯澠之殊山右道學後  
乃有安邑曹氏之派可不謂之盛乎憶昔朱明之代駕軼  
趙宋與河津後先從祀者吳徵君陳白沙王文成僅僅四  
公爾心齋龍溪以外四海多人而說者以吾秦之涇野苑  
洛不與於從祀爲缺典夫文清與諸賢皆仲尼之徒也有  
幸有不幸後之學者豈可藉焉自沮歟已而觀志河津爲  
古耿地予聞殷遷卒以河患河之患強半在兩河間今之  
河南河北是也此乃在河東境龍門約水未嘗汜濫以河  
之始見也卽指爲七世之都衆蹙矢言或不於此予不敢  
定以爲據或曰冀缺之媿婦相敬如賓實在其地漠漠沙  
塵其岸易潰河之勢大猛一出龍門數十里其氣不少止  
因思夫夏陽之渡木罌之績戍龍門而備夏陽有重寄者

不可忽也北山多炭以石爲薪材木之饒故沃土哉之龍門別有紀河濱子曰問津之人山水間之麋鹿也主其地者亦山水間之風雨也生於其地而無足採擇不猶之乎茵與螻蛄耶是故有志者在四方修名者恥沒世

### 龍門遊記

予經伊闕人盡稱龍門竊嘗疑之龍門在予鄉詎有二哉獨以未得至少梁爲憾夫遠在他方而負奇詭靈異之名者尚足以奔走天下之人近在咫尺往往多棄之不一省覽予陋矣丙午之春自河津而西急思龍門望見羣山卽

河濱文選

卷六

七六

求其罅以當之山勢綿亘連而不斷北爲鄉寧西爲韓城渾渾茫茫不見所謂門者或謂門以兩岸對峙爲義如秦之長門吳之天門越之石門水貫其中而可以涉可以亂可以沿湖者皆可以稱之行二十餘里乃見黃河瀾湧灑淼之光洶湧怒號之聲迅疾注下之狀肅而畏之已而至於門之左以瞻門右之阜河束如帶似可超躍志述其廣八十步蓋冰凍時安流凝亘人或履而過之不必引量江之絲矣嘆曰爲地紀之咽喉百川之伯長蛟虬之都會風雨之萃藪者非此門也耶門未闢則懷山襄陵之泝水壅

於上門既鑿則砥柱巨靈之奇蹤呈於下微但是也湖於積石壺口俾四瀆之冠冕安其職散於徒駭馬頰亦俾九河之本支奏其功天地平成有如此門人皆曰禹之大智異於昏墊故能然嗟乎神哉謁禹廟成禮危峻而壁削者其山也拾級而聚足者其磴也懸棧而偃仄者其閣道也垂繙而用汲者其飛樓也鐘鼓鏗鞳音徹天際古木堅竦翠流烟外老褐十朋層峯萬疊有礮手將以象雷霆予亟止之無使燒尾爆鰓者驚怖而坎遁與人促予行榜人亦艤舟以待曰及此未風而渡無誤乘於風伯之浪也登舟

河濱文選

卷六

七

回視禹廟已若在天上水雖砥平其深乃不可測舟子以竹篙鈎石吻而逆之上行少頃可渡則欵乃合力倏然而西岸岸有巨石上有禹廟不再登神不可數瀆故也予於龍門夢想者數十年今始一慰其懷且釋慚焉後之君子有來遊者其知河之濱垂老而好遊者乎

